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冥王选集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非卖品

南部某个小社区里，澄澈的金色阳光洒落，从清晨起，人们开始一天忙碌的生活。

社区里的男女老少交换着热络的招呼，以及开朗的笑容，有志一同的往豆浆店而来。

原本，这只是最平凡无奇的开端。

优雅的两层楼独栋洋房，门口摆了十张简便的折叠式桌子，桌旁坐满了人，看来热闹无比，喧闹与笑声此起彼落。人们忙着进食与聊天，翻阅今早的报纸，谈论最新的时事，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。

负责掌厨的，是容貌清丽的女主人。

她墨黑的发绺成清爽的发髻，轻便的运动衣外，罩着一件洗白了的围裙。翻开眼前半圆形的铁盖子，蒸汽里带着温暖的甜味，她拿来朴素的青花瓷碗，用大型的汤勺雷起汤锅里的豆浆，将热腾腾的豆浆倾入瓷碗里。

清丽的脸庞因为劳动与高温而冒着些微汗珠，她始终带着温和的微笑，将一碗碗豆浆从手中递出。

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扛着花生汤，稳健的从洋房内走了出来，眉宇间的霸气让人望而生畏，锐利的眼眸在看见她的一瞬间柔和下来，紧抿的薄唇绽出笑意。他将锅子放下，走到妻子的身边，亲昵的弯腰亲吻她的面颊。

“忙吗？”东方灭明轻声问，心疼妻子如此劳动。

宫嫫柳微笑着，顺手拿颈间的冰毛巾替丈夫擦汗。“还不是老样子，社区里都是老客户了。”靠得好近，她站在他的怀中，只觉得无限安全。

看着妻子的微笑，他几乎想吻上她，无奈碍于身边众多的顾客，他只能叹息着强忍下来，期待着两人独处的时刻。

身后传来轻轻的笑声，清脆甜美。“羞羞羞喔，一大早靠得那么近，在说什么悄悄话？”咬着筷子调侃的年轻女孩只有二十出头，脂粉未施的五官也让人惊艳。细白如玉的肌肤上，灵活的大眼黑如点漆，噙着笑的菱唇温润小巧，她穿著运动服，短裤暴露出修长而无瑕的双腿，长发绑成马尾，活泼而有朝气。

“夫妻间的体己话。”东方灭明大言不惭的说道，双手环胸看着绫萝。

女孩眨动眼眸，偏着头笑着。“要不要说出来跟大伙儿分享，增进用餐情绪？”她伶牙俐齿的提议，分神咬一口热腾腾的饭团。

大汤勺轻巧的一转，恰巧敲上绫萝的后脑。宫嫫柳微嗔的看着她。“本店不提供这类服务。你要是真想听这类的话，就快些去找个情人，到时候要听多少有多少，也省得你没地方去，老是跑来我这儿耍嘴皮子。”嘴里咬着脆脆的油条，绫萝摸着被敲疼的后脑，喃喃抱怨道：“顾客至上呢！你们夫妻怎么联手起来欺负我？”她是这间豆浆店的常客，两年来居住在这个平静的小社区里，在早晨的运动后，始终到这里来解决民生问题。

在平静的小社区里，看似平凡的年轻夫妇以卖豆浆为生，甚少有人知道东方灭明与宫嫫柳的身分其实不简单，为了眼前的平静，他们付出不少心血。

而想到自己也曾为了这对夫妻出过一份心力，绫萝嘴角不由得往上翘，

弯成有些得意的笑。

纵然因为身分隐密，所以也不能邀功炫耀，她只好将那份得意埋在心里，偶尔吃完早餐就脚底抹油快速溜走，理所当然的以为那是她应该得到的些许谢意。

分神喝了口冰豆浆，眼角却瞄见不少居民纷纷快速走避。偏头一看，她全身发凉的看见几辆熟悉的黑色轿车，停靠在距离豆浆店不到十公尺的地方。车门被打开，十来个西装笔挺、身手矫健的男人下了车。

为了避免被波及，居民们端着盘子和杯子，经验老到的避难去。

绫萝咬着饭团，瞪大了眼眸，也想着要溜走，无奈对方是冲着她来的，由不得她如鸵鸟般逃命。几个男人眼明手快，在她有动作之前，以人墙将她团团围住。

东方灭明双手环抱胸前，凌厉的眼眸打量着突然出现的人们。他看不出这些人的身分，也看不出对方有挑衅找麻烦的意念，众人的目标全摆在绫萝身上。看这些人的身形和步法，似乎全都是功夫了得的高手。绫萝怎么会惹上这些人？他妻子的这间小小豆浆店，似乎总会招来一些不得了的大人物。

“少主，老人家请您回去。”带头的男人必恭必敬的说道。

嘴里塞着食物，绫萝回起话来有些结结巴巴，不过仍可听出她愤怒的语气。“少……少……少个头啦！不要那样叫我。还有，我不要回去。”她大声抗议着。

绫萝两三口把饭团解决完毕，嘴里含着来不及吞下的肉松，一个弯腰旋身，以利落的动作踢了出去，妄想着要撂倒其中一人。

简单的动作，可以看出她也有些不错的拳法基底，但是对方人多势众，又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高手，没比画几下，她就被人擒住，像是待宰的小猪般，被男人们扛得高高的。

“灭明，绫萝有危险，你不能任由那些人带走她。”宫嫿柳紧抓着丈夫的衣袖，黑眸忧虑。

她将绫萝当成了自家小妹，看见绫萝有了危险，当然无法袖手旁观。握紧手中的汤勺，她冲动的想上前帮忙。

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还没吃完早餐。”绫萝愤怒的喊着，在众人手中挣动。清爽的发型因为挣扎而凌乱，她用力一吹气，把遮挡在眼前的发吹开，同着东方灭明求救。

“东方大哥，我是你的客人啊，你总要来救救我。我保证，以后吃完不会偷偷溜走，一定会乖乖付帐。还有还有，我会留下来帮忙洗碗，帮柳姊姊煎蛋饼。啊，快点来救我啊！”发现身体正被人坚定的往轿车方向扛去，她更加惊惶失措。

早就知道那些老骨头会采取行动，但是怎么也没想到，会趁着她在吃早餐时派人来偷袭。这些人都是老骨头们身边的顶尖好手，她没有半点胜算。

“要命了，东方大哥，你不能袖手旁观。”她大喊着，脑海中不知为何竟浮现南宫扬的面貌，她直觉的说出所有能想到的人。“通知南宫扬啊，他不是最爱管闲事？叫他赶来救我也行。”紧张时刻，完全忘了远水是救不了近人的。

听到绫萝连他的拜把兄弟的名号都喊出来了，东方灭明看一眼妻子焦虑的眼神，无可奈何的松开双手，高大的身躯往前站出几步，衡量着要怎么

从黑衣人手中抢下绫萝。

一个男人却迅速挡住他的去路，双手捧着一张浅灰色的帖子，必恭必敬的弯腰。

“东方先生，我们只是奉命带回少主，请别出面为难。”他简单的说。

看见帖子的那一瞬间，东方灭明震惊的僵住身子，缓慢的伸手取过帖子，他没有展开。视线落在绫萝身上，众多的疑点在顷刻间全然明朗，他露出微笑，没有再上前插手。

绫萝还在喊，“喂，有点职业道德啊，快来保护我这个客人。”随着男人们前进的步伐，她的声音也愈来愈激烈。

宫嫫柳无法忍耐下去，咬紧了牙，没有时间衡量自身的胜算，握紧汤勺就要上前救人。步伐才刚迈开，一双坚定的男性臂膀却拉住她，将她的身子往后拉去，使得她不得不靠回丈夫的怀抱中。她略微挣扎着，担忧的看着绫萝。

“别紧张，那些人不会伤害绫萝的。”东方灭明靠在她的耳边说道。

将挣扎的绫萝小心地放进轿车中，黑衣男人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布条，恭敬的说道：“少主，得罪了，这是老人家的指示。”他俐落的用布条绑住她的嘴，很快的抽回手，怕被愤怒的她咬住。

喊叫声变成模糊的闷哼，只剩下那双眼眸里闪动着快要燃烧起来的愤怒火焰。男人们恭敬的鞠躬，之后将车门关上，猜拳决定司机后，没有一个人有胆量跟绫萝同车。

看着数辆轿车绝尘而去，宫嫫柳担忧的喃喃自语，“你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这些陌生人带走绫萝？”握着大汤勺，转头看着嘴角微扬的丈夫。“笑什么？”她心中有着些许怒气。

“我有笑吗？”他摸摸脸，嘴角勾得更高。

环抱着妻子，他对着阳光，缓慢的将手中的帖子展开，帖子展露在两人面前。

十六问的浅灰色雪铜纸，黑色的丝绸不知用什么方式嵌镶在纸中，交织成仿宋字体，看来高贵典雅，却也显得怪异莫名。这张帖子原本消失已久，前些日子重现江湖，而它一日一出现就将惊天动地。

“还记得这张帖子吗？”他问着妻子，想起前些日子，这张帖子的主人救了妻子一命。

宫嫫柳微微一愣，诧异地失声道：“这不是--”她无法说出正确的名词，心中满是困惑与震惊，怎么也难以想象绫萝会跟这么一张有着诡异背景的帖子扯上关系。

“看来，那个小丫头的身分的确不简单。”东方灭明缓慢的说着，在脑海中印证了从一看见绫萝就浮现的疑点。

那些人称呼绫萝少主，着实令人匪夷所思，不过这张帖子所代表的势力本就诡异。

那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世界，旁人从来无法涉入与臆测。

浅灰色的帖子静默的躺在桌上，映照着阳光，黑色的丝绸代表着诡谲的前景。这是一张传说中能震动世人、拥有绝对权势的名帖。

冥王帖。

在南部专属于南宫家的华宅中，有着半晌的沉默。

浅灰色的冥王帖被放置在桌上，木桌之后的男人缓慢挑起剑眉，慵懒的神态没有改变，只是黑眸深处微微燃起诧异。

他斜靠着庞大木桌，阳光从窗棂射来，渲染得乌黑的发色略略带金，一绺发落在深不可测的黑眸前，眸子里尽是慵懒，要仔细的探看后，才能发现埋藏得很深的内敛。挺直的鼻梁以及微勾的男性薄唇，配上高大坚实的身躯，他的外貌有让女人痴迷的本钱。

南宫扬缓慢的拿起那张贴子，翻看了几秒后，视线落在拜把大哥身上。年轻貌美的嫂子正坐在一旁愁眉苦脸。

“又一张？”他轻笑。

传说中冥王帖甚少发出，但是也不知该说幸或不幸，身边已有不少人收到这张名帖。

就连南宫扬本身都曾经收到一张，看来冥王的势力已然蠢蠢欲动，在近期内会有所活动。

东方灭明略微点头。“来了一群黑衣人，奉上这张帖子后随即带走绫萝。”眼神平稳，只有了解事实后的了然。

“还吓跑了客人，也带走了绫萝。”宫嫿柳不悦的补充着。

“放心，只要灭明不插手下厨，你的客人会很忠心的再回来。”南宫扬简单的安慰，嘴角带笑。

他坐回椅上，将身躯舒适的往后靠去。

“你对绫萝的身分知道几分？”东方灭明问道，看出他态度上的轻松。

“比你多上一些。”南宫扬耸耸肩，敲敲桌上的冥王帖。“我们事先就怀疑那丫头的身分不简单，只是前些日子在忙你们的事，没分神去理会她。但在你们婚礼前几天，我也收到冥王帖。”前些日子风波不断。宫嫿柳原本是遭人陷害、在南宫扬的帮助下改换身分的通缉犯，躲避了两年后，在南宫扬的牵线下，与身为官方特务的东方灭明相恋。东方灭明替她报仇后，离开官方，在成婚后转而回到父亲东方旭的麾下效命。

为了替宫嫿柳报仇，意外的引出特务界一个又一个传奇人物前来插手。其中最不可思议的，是消失近十年的冥王帖，竟也示意众人给予东方灭明一切协助。此帖一出，天下人莫敢不从，宫嫿柳的事情很快的解决了，甚至在最危急的时刻，也有不明人士暗中保护她。

冥王的势力来自于神秘的中国青会，在乱世之中，青帮聚集了庞大的财力与人力，动乱与战争时期，俨然成为地下之王，青帮的领导人以“冥王”自居。那些势力数十年前从中国随着政权辗转来台，全然深入台湾的党政军经各种领导阶级中。只是随着物换星移，政局的改变，影响了冥王的势力，使得这个神秘的人物沉寂了好些时日。

然而，绫萝竟会与冥王有着密切关系。这是当初南宫扬始料未及的。

“怎么没说？”东方灭明有些不满，眯起眸子。

“早点知道这些，只会替你跟嫂子招来麻烦。”知道事关嫂子安危，他知情不报的罪就可以减轻些。

果不其然，东方灭明没有再追究，只是用眼神示意他明说。

喝了一口酒，南宫扬闲散的放松身子，微眯着眼，像头即将睡去的野生动物。他的一切光芒都是内敛的，展露在众人面前的，是无限的慵懒，以及看似无害的笑容。

平静水流下的漩涡，通常看来没有危险，然而若有人胆敢涉入，通常

只有灭顶一途。

“我见到了前代冥王，他招我前去，谈论关于他那个三年前继承了冥王之位，却很受到处管闲事的孙女儿。”伸出手，他懒懒的摆指向宫嫫柳。“那位现任冥王，就是当初在暗地里保护你的人。”她微微一愣，心中隐隐浮现真相的轮廓，只是听多了冥王的种种事迹，她无法接受眼前显而易见的事实。

“这跟绫萝无关吧？”她抱着最后希望问。

东方灭明浇熄了她的希望之火，转出好友话中的含意，沉稳的宣布，“绫萝就是现任的冥王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她才能得知我们的一切行动，以冥王帖给予协助。”她发出呻吟声，将脸埋在丈夫的颈项里。“天啊，我竟然拿那些你煮焦的豆浆给她喝。”不再替绫萝担心，她反而忧心这样对待救命恩人，怕是会下地狱了。

他拍拍妻子，浓眉紧皱着，知道那些豆浆喝起来有多么可怕。

“前代冥王还说了些什么？”东方灭明直接切入主题。

南宫扬发出轻笑，懒懒勾着嘴角。“没有谈论到什么正经事，老人家对于我的应对与态度非常不满意，没谈上几句，就感叹我只是空有虚名的绣花枕头。”当初谈了不到几句，老人就感叹南部族长的宝座坐错了人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很礼貌的将他踢出大门。老人家修养好，没有补踹他一脚，嫌这次对话浪费了宝贵的时间。

东方灭明看着他，紧握着妻子的手，露出心照不宣的笑。

南宫扬平日的态度与一般豪门挥霍不成材的子弟没两样，身为南部各大族的族长，他接掌族长之位的头几年，还曾经大力整顿各族的分配，调停一些利益与权势的纷争，之后就展开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享乐生活。

若不是前些日子因为宫嫫柳的事，他插手办了些什么正经事，让人意外他并非昏庸之辈，不然他这个昏君的形象真可说是无懈可击。

轻松的交握双手，修剪得十分平整的男性黝黑手掌，轻覆在淡灰色的帖子上。他脑海中浮现一双精灵般可人的眼眸，想起绫萝带着狂野，以及太过聪明的眼神。打从一见面起，他对这小丫头有着奇异的好感。

是因为在灵魂深处，他也看出两人的相似之处吗？长指滑过细致的丝绸仿宋字。他曾经半开玩笑的用指节摩挲过她光滑洁润的脸庞，那触感至今记忆犹新……“前代冥王蛰伏已久，这些日子来有些不甘寂寞。他想着要重新夺回往日的权势，首先第一步就是笼络其它的庞大势力，而最方便且牢不可破的笼络，就是联婚。”他平静的说。

东方灭明挑眉，抱着有些看好戏的心态。南宫扬无异是他与妻子的媒人，而眼见媒人有了复杂的男女纠葛，他有些幸灾乐祸。

宫嫫柳兴奋的眼眸发亮，身子往前靠。“你是候选人之一？”“落选的候选人。”他带着笑回答。“前代冥王对我已经完全死心，想来他手下的那些长老老早就曾经向他提过我素行不良，不配成为候选人。而他老人家则是在与我会面后，才全然的放弃联婚的希望。”没有野心与能力的族长，当然不配成为绫萝的夫婿。

“那么他们抓绫萝回去是为了什么？”宫嫫柳忍不住问。知遭好友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，她好生沮丧，不由得担心起绫萝。

南宫扬与东方灭明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两个男人心里都雪亮明白。会派出人抓回绫萝，代表事情已经进入最后阶段。

“看来，他们是找到适当人选了。”他缓慢的说，仍旧维持一贯的慵懒，

没有人发现，他故置在冥王帖上的双手略微紧了些。

以为跟那小丫头的缘分，大概就如同短暂交错的光芒，转瞬间就各分东西。

拥有各自的身分，拥有各自的权势，拥有各自的包袱……他们该是无缘的吧？指下的冥王帖，被阳光更烫出些微的暖意。他沉默着，慵懒的黑眸深处有着难解的谜。

她的愤怒已经超过临界点，一如即将决堤的汹涌江水。

下了车，众人一字排开，恭敬的弯腰等着她进屋，对她狼狈的模样早已司空见惯。

都已经回到这里，她知道再赌气也是没有用，只能硬着头皮下车，忍住满腔怒气不对黑衣人们发泄。这些人只是奉命行事，要出气也该找那些下令的老骨头。

“恭迎少主。”人们齐声喊道，不少人露出笑容，偷瞄着这个年轻貌美的冥王。

绫萝不耐的挥挥手，脚步没停。她不喜欢这个称谓，太过沉重了些，听人这样喊她，她就觉得肩上突然压了几十斤的重担。

这是一间坐落在南部，占地辽阔，设计精美的中国式庄园，名为豫园。因为设置在禁区内，所以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接近。经过小桥流水，嶙峋假山之后，在林荫之间方可见到庞大而精致的桧木建筑。

她走在典雅的建筑之间，总会有时光错乱的感觉。这些中国式的装潢，代表着上一代心中对昔日荣华的缅怀。

奈何，一切已经物是人非，多少绝代风华已经消逝，徒留过往的野心与喟叹。她所接掌的，就是这些再难回天的势力。

推开雕花木门，闻嗅到花雕香醇的气味。偌大的点春堂里，摆放着庞大的圆形云母石桌，石桌旁有着二十四张酸枝镶桧的百年座椅。而堂匾之下，是而张陈旧的红桧太师椅。

绫萝走进点春堂，环顾四周，有些诧异的发现所有老骨头都来齐了。二十四字辈的长老们齐聚一堂，平均年龄都有一甲子以上，满是皱纹的脸上难掩兴奋坐在太师椅上的，是前代冥王，而另一张太师椅，则是她的座位。

长老们看见她，纷纷站起身来，有几个而露不悦，不甘愿的也跟着站起来。

“少主，您可回来了。”有人热络的说道。

绫萝挥挥手，示意众人坐下。接任冥王之位三年，她最怕的就是跟这些人见面，虽然名号很好听，是青帮的现任领导人，但是她心里清楚，青帮众长老里，没几个将她当一回事。

一来因为她年纪太轻，二来则是因为她是个女人。

这些老骨头的脑袋迂腐得很，总以为女人办不了事。若不是当初她展露几下手脚，解决了一些纷争，加上爷爷力保，她别说继承冥王之位，怕是连点春堂都进不了。青帮数百年来的历史里，能进点春堂与男人们论事的女人屈指可数。

“不回来行吗？各位都派人来绑我了。”她冷笑一声，环顾眼前众人。

上一次二十四字辈的长老齐聚，是在她三年前继承冥王之位时，之后大部分的人采取消极态度，不再参加聚会，算是对她的抗议。而如今，老骨

头们难得达成了共识，齐聚一堂讨论着。她心中隐隐有不祥的预感，有些人眼里闪烁着算计的光彩。

眼前这些人虽说年纪大了，有些儿过气，不过好歹都曾经是被称为民族英雄的人物，能活过那段最风云诡谲的时代，当然不是普通人。他们一个比一个精明而诡计多端。

“要不是你像脱缰野马四处跑，需要动用到那些人吗？”沉重的紫藤拐杖敲击地面，轻易的得到众人注意。

太师椅上的老人有着花白的发与眉，以及沉稳慑人的神态，轻微的动作隐含无限权威。前代冥王，在青帮内的地位还是无人可及。

“帮里有您就够了，有什么事情紧急到必须要召我前来？”绫萝撇撇嘴，有些儿不悦。她只是负责扛名号，维持青帮表面上的平静，却很少出面决定什么。接掌冥王之位三年，她前些日子才开始使用冥王帖。

“若非事情到了最后阶段，我也不想召你回来，毕竟你回来后只会把事情弄得复杂。”老人看着唯一的孙女，白眉打着结。“前些日子你太胡闹了，竟跟官方特务扯上关系。”她耸耸肩，修长的身段看来优雅美丽。因为年纪里，也因为本身冲动而有些狂野的性格，她散发着旁人无法忽视的力量。

“我只是想帮朋友的忙。”“冥王不需要纡尊降贵去做那些事情。”紫藤拐杖又是一下重击，老人们纷纷点头，不满绫萝自降身分，去与其它势力的人搅和。“我放任你去胡闹，只是想让别人见识冥王的能耐，而你竟然只是在那群人间跑腿。”老人家很是不满。

“人外有人，再说我不是什么事都要抢着出头的人。以江湖道义看来，见死不救才是最不应该的。”她满不在乎的说，厌烦了冥王所代表的责任与身分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眉头皱得更紧。

“通”字辈长老摇着头。“早些绑少主回来是对的，不能任由她乱闯，壞了青帮之名。”他本就不赞成让绫萝继任冥王，女人怎么能够成事？绫萝的眼一腿，不留情的回道：“乱闯的人比盗用公款的人强多了吧？”“通”字辈长老脸上一阵青、一阵白。他的孙子前些日子卷了公款，逃到瑞士去，全靠老冥王出面斡旋，平息各长老的不满，才保住他一张老脸皮。

这类事情，在青帮没落后层出不穷。领导阶层的年龄偏高，老人们握住实权不放，不相信外人，只相信自家子弟，而偏偏自家子弟从小就骄纵逸奢，不时捅出纰漏。

“唐绫萝，不得无礼。”老人家不悦的敲敲地板，指名道姓的唤她。

她弯唇讽刺的一笑。“看来我是历代来最窝囊的冥王，受到长老的冷嘲热讽还不得回嘴。”“早早要你继任冥王之位，是为了让你熟悉帮内一切，不是给你特权。”眉弯得更深了些，有着无奈与不悦，她将气愤硬压了下去。“爷爷，你知道我的能力，然而无实权的话，不会有人当我是一回事。这间点春堂里的二十四人，全都可以爬到我头上来。”“过些日子，等你再成熟些，我会考虑真正给你冥王的权力。”老人家拒绝了。

绫萝翻翻白眼。“趁着还能够整顿的时候，把帮里的事情交给我，免得过几年残败到无力回天时--”“住口！”屋子里的老人们几乎同时大吼。

她耸耸肩，识时务的闭上嘴，知道已经将这些民族英雄刺激过头。

这些人曾经有过最繁华的日子，左手翻云，右手覆雨，掌握着一个国家的进退，怎么也不愿意承认属于他们的日子已经消失了，满心还以为能够重振旗鼓，没有看见有数百年历史的青帮早已经是百病丛生。百年老店，积

弊已深。

她清楚的看到这一切，却没有办法改变。这也是她就任冥王后懒于振作的原因，积弊太深，而她却无实权可进行改革。说穿了，青帮的繁华已是昨日黄花。

老人们喘的喘、咳的咳，还有人用发抖的手拿出药丸来吞着。绫萝冷眼看着这些人，心想自己真是罪孽深重。她是想要敬老尊贤没错，但是老人们总不愿意听她想说的，弄到如今她也心灰意冷。

前代冥王再度敲击紫藤拐杖，拍拍胸口顺了口气。儿子、媳妇早死，只留下这么一个孙女儿，而绫萝十分优秀杰出，就可惜只是个女儿身，性格又太过冲动。他常怀疑会被这个不听话的孙女儿气得一命归阴。

“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，你的确需要一个人来协助你。”他挥动着拐杖，指向脸色陡然间沉下来的孙女。

绫萝防备的看着众人，感受到老人们兴奋的气息。这些人似乎对她另有打算，不准备再放任她。

“我替你挑好了丈夫，你们在近期内就成婚，这是最好的决定。”老人家果断的说。

绫萝的脸色刷地变得苍白，不敢相信这些老骨头会如此对待她。由长辈指婚？她怎么可能接受如此荒谬的决定？清澄的眼眸里，满是怒气与思索的光芒。

2

在豫园里待了几天，弄清楚老骨头们所行的如意算盘后，绫萝的怒气有增无减。

坐在属于她的缥水榭书房内，她把全身的重量往竹椅上压去，压得椅干嘎嘎的惨叫。

闭上眼睛，手中的文件松落一地，她索性连发带也拆了，散乱着黑发。

他们打的是联婚的主意，先在台湾寻找新兴的势力，挑选出适合的男人，经过初选复选，终于找出让二十多个老人家都满意的男人，绑她回来就是准备押她进礼堂。

她年轻貌美，而且又顶着冥王的名号，等于代表了青帮。老骨头们八成以为将她与那个男人送作堆后，靠着新势力做后盾，加上有男人帮她拿主意，青帮就可以迅速恢复昔日不可一世的全盛时期。

说穿了，就是不信任她这个女人。

她紧握发带，咬紧了红唇。长年存在心中的无奈，在此刻又占据了心头。

曾经，她好痛恨上苍，为何如此作弄她。给予她太过聪明的脑袋，以及生气勃勃的性格，却以女儿身诞生在青帮，这么一个古老而与中国历史相依相缠的帮会中。

中国男人自古就不信任女人，而青帮里的男人更是将这点发挥到极致。纵然拱她上了冥王的位子，帮内却没几个人当她是一回事。

这就是她离开青帮的原因，在与爷爷数次争吵后，她气得干脆不管什么冥王之尊，跑去小社区里定居，过着最闲散的生活。若不是宫嫱柳的事情，她也不会动用到冥王的权力。这个名号对她而言，是一个挣不开的枷锁。

或许这就是那些老骨头愿意让她坐上冥王之位的原因。他们只是想着在适当时机，拿出帮里最值钱的人交换新势力的帮助。若不是对方大概会挑货，不愿接受鸡皮鹤发外加性别有误的新娘，老骨头们绝对愿意“为帮捐躯”，抢着披婚纱跟那个万中选一的男人成婚去。

她只是一个受摆布的棋子，这样的情况让她挫败得想尖叫。

鼻尖闻到龙井茶的香气，她睁开眼睛，看见湘妃竹桌上，被轻轻摆上白玉瓷杯。挑起眼睑往上看去，男性的坚实手臂包裹在灰色西装里，再往上看，宽厚的肩膀上一张俊美的脸庞，脸上带着温柔的浅笑。

“喝杯茶好吗？下人说你回来后滴水未进。”周衍冉轻声说道，在书房中随意找了张竹椅坐下。

周衍冉就是长老们替她挑出来的丈夫，年龄大她两、三岁。周家介入台湾政局多年，这几年来的影响力直线攀升，让青帮的大老们又表又妒，迫不及待想要攀上些关系。

周家与青帮有些渊源，绫萝小时候曾经见过周衍冉几次。只记得他是个温文的男孩，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，还是周家培养出来的优秀继承人。他从小就优秀，又对长辈言听计从。青帮长老们大概也看上了他的顺从，可以用来平衡一下绫萝的性格。

记得小时候她就看不惯他的温吞，还曾经拿蟋蟀放进他领子里。而这个书呆也不哭，一手抓着蟋蟀，一手再抓住准备开溜的她，开始唠叨起蟋蟀的生命史。这招比当场痛扁她一顿更可怕，她最怕人唠叨，没撑几分钟，扁着嘴要哭的反倒是她。

从此之后，只要是周家会出现的场合，她一律溜之大吉。谁晓得老骨头们不放过她，还想着要将她推进周衍冉的怀里。

若是一辈子跟他绑在一起，听着他不停唠唠叨叨，她大概会成为青帮内第一个悬梁自尽的冥王。

她边想边皱眉，瘫在竹椅上维持相同的姿势不起来，没打算在他而前维持什么好形象。

“缥水榭是禁地，闲人不得进入。”绫萝冷淡的说。

他不以为杵，笑容没有改变。“我不是一般人。绫萝，我是你的丈夫。”这句话像是一根大头针，刺得她马上从竹椅上跳起身来，指着他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“你……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！那是老骨头们决定的，我什么都不承认。”她大喊。

在清幽的环境里，喊叫声传得很远，整个豫园在听见这个宣言时，有好几处传出老人的怒吼，按着就是仆人们慌张走动的声音。专属的救护车在门前待命，老人们由得仆人用扶的、用搀的，还有的用轮椅推着，纷纷挂急诊去了。

几个心脏坚强的，蹑手蹑脚的靠近缥水榭。贴着湘妃竹的帘子，偷偷摸摸的窃听着，转眼间帘子外已经站满了人，全都屏住呼吸，仔细听着书房内的对话。

周衍冉轻笑几声，仿佛当她是无理取闹的孩子。

“冷静些，别再嚷嚷了。我不担心你的情绪，反倒比较担心帮里的长老

们会在听见你的话后，被刺激得纷纷入院。到时你我的婚礼岂不变得冷冷清清？”他审视着气得双颊发红的绫萝。

年龄相仿的两人间，她无疑是居于劣势。天生冲动的性格，加上她年纪又轻，使得她难以沉住气。比起高深莫测、老成的周衍冉，此刻的她像是个毛躁的小丫头。

“不会有婚礼。”她一字一顿的说。

“你是冥王，背负着振兴青帮的责任，而与我成婚将是最快的方法。”他一针见血的说，语气虽温和，却不容争辩。

“我不接受那票老骨头的安排。要振兴青帮，必须从帮内的积弊开始解决，不然就算嫁掉八个十个冥王都不会有用。”她站起身来，仍旧瞪视着他。

周衍冉的外表没得挑剔，或许有不少女人会愿意对恶魔献上灵魂，换取与他共结连理的机会。但是绫萝直觉的想避开他，或许是因为久远的童年阴影，也或许是因为她看不穿那双眼睛。

地想起另一双黑眸，同样有着深深的谜团，还添加了一分慵懒闲散，像是天塌下来都与他无关她想起南宫扬。

周衍冉将瓷杯往前推，示意她喝下，温和的笑容仍旧挂在脸上。“或许一切来得太突然，你还在适应期，过些日子你就能够接受我了。”她双拳紧握，用力咬着牙，突然对他的温和坚定感到有些害怕。她虽然冲动，但是直觉十分灵敏，她感受到周衍冉温和的外表下的坚持。

难以想象，有什么人与什么事，能让天不怕地不怕的她感到恐惧，难道老骨头们挑选出来的他，不仅仅只是个书呆子吗？眼前的他，与她小时候记忆中的温吞男孩有着差距，成长后的周衍冉变得较高深莫测，让她怎么也看不透。

用力甩甩头，她忽视心中浮现的警告。再怎么危险，她也不愿意只是首个被摆布的棋子，她痛恨极了受制于那些男人。

“永远都别想，我不会接受你成为我的丈夫。”她宣布道，往外走去，一个大胆的计画在脑海中逐渐成形。埋藏在心中，那个慵懒的微笑愈来愈清晰，她突然急切的想见到南宫扬。“就算真的必须找一个男人来联婚，我也会自己挑选出那个人。”说完话，她头也不回的走出缥水榭。

竹帘外的老人们不停摇头，有的捧着胸口猛喘气，有的震惊的掉进水塘。“少主，你不能冲动行事，你代表了青帮，你必须振兴青帮--”他们哀号着，却这不上绫萝离去的速度，只好回头急救被气昏的伙伴。

周衍冉坐在竹椅上，对竹帘外的骚动置若罔闻。

他优闲的拿起瓷杯，轻啜几口温热的龙井茶。温和的笑容没有改变，但笑意未达眼底，黑眸的深处有着另一种光彩。

绫萝出了豫园，用飞车暂时摆脱尾随而来的保镖们，驱车前往南宫扬的住处。

她知道时间不多，爷爷或是长老们随时都可能再度派出帮内菁英，将她礼貌的“请”回去。此番回去后，要出来怕是难上加难，说不走一踏进豫园，她就马上被穿上凤冠霞帔，让笑得合不拢嘴的老人们推进周衍冉的怀抱里。

“要我乖乖听话，门都没有。”她喃喃自语着，决心来一次大型的叛乱，让那些老骨头知道，她不是会永远甘心受摆弄。

直接撞开南宫家的保全系统，她如人无人之境，面无表情的飞车进入南宫家宽阔的庭园，后面追着好几个警卫，荷枪实弹的边嚷边跑。她在主屋前危险的来个急转弯，之后陡然煞住，车轮因紧急煞车而发出焦味。

她打开车门，伸出修长的腿，优雅的下车。

“我认识你们家老板。”她静静的说，往主屋走去，不将警卫们看在眼里。

警卫们看到是这么一个美人儿，有一半主动把枪放下，而又接到指示，另一半的枪也垂了下来。得到南宫扬首肯，能直驱南宫家的人不多，而绫萝的照片恰巧就在最近一次的新增名单上。

“唐小姐，您不能进去，南宫先生他--”仆役长惊慌的擦汗，企图想阻挡绫萝的前进。

她看了一眼仆役长，心中有些惊讶。连仆人都喊得出她的姓，看来南宫扬已经知道了她的身分。这样也好，省了她还必须大费周章的解释。

“他在哪里？”问得斩钉截铁。

仆役长震慑于绫萝无意间流露的威严，不由自主的说出答案。“在浴室里。”转念一想，惊慌又袭上心头，他连忙猛挥着双手。“但是唐小姐您不能进去啊！您先等一下，喝杯茶，我去请南宫先生--”看见绫萝问了一个女仆浴室的方向后，坚定的迈步前往，仆役长急得快掉眼泪。

他不知遭南宫扬为何如此在乎这个年纪轻轻，却有摄入魄力的女郎，更不知道两个人之间的关系。他只知道，南宫扬目前的情况绝对不适合见客。但是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他拦不住绫萝，而她正用力的推开那扇门--完了，老板春光外泄了。

仆役长沮丧的把脸埋在手掌里，开始盘算能够领到多少遣散费。

她呆愣的立在原地，久久无法动弹。

大理石环绕着一个水光潋滟的池子，墙上的彩绘玻璃让池子看来更加闪亮。良好的采光，使得裸身躺在水池中的男人一览无遗，他俊美约五官、黝黑的肌肤、结实的四肢.....她全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原本两个围着毛巾、努力帮南宫扬按摩的女郎，看见有人闯入后惊慌的尖叫起来，紧抓着毛巾就往后门逃窜离去。

水池中的男人懒懒的睁开眼睛，在看见她时，竟可恶的露出微笑，似乎正在享受她的羞窘。

绫萝见过不少大场面，却是头一次看到男人的裸体，如今她只想要挖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。

“吓跑了我的按摩师，我可否奢望由你来代劳？”他带着笑容问，那模样无赖到极点。

“快找块布把你包起来，我有正事要跟你谈。”她的脸不争气的红了，热烘烘的发烫。开始诅咒自己的冲动，她应该停下脚步来，听清楚仆役长的解释，省得如今落得困窘的下场。

南宫扬笑了几声。“看来我是没有荣幸让冥王陪我共享这一池子的春水。”他调侃着，俐落的从水池中站起身来，高大的身躯犹如远古的战神，古铜色的肌肤闪着水光。

不过当然，绫萝没有胆子盯着看。她忙着脸红，所以错失了眼前的“美景”。

他懒洋洋的用毛巾擦拭身子，视线没有离开绫萝，对她的羞窘感到很

有趣。从来只看见她冲动莽撞的模样，不曾见过她脸红，怎知她脸红的模样，有着令人移不开视线的娇俏。

难以想象呵，这么一个年轻的小女人，轻易的得到了他的注意--“你知道了我的身分。”她陈述事实而非询问。

南宫扬点点头，穿上薄得不需要想象力的浴袍，笑容没有减少。“前些日子蒙你爷爷召见，他找我去谈了不少关于你的事情。”他简单的说。

绫萝爆发了，愤怒的抡起拳。“既然他见过你，还跟你谈过，那为什么被选中与我成婚的人不是你？”失望如潮水涌来，她瞬间措手不及。

“我所听到的是失望吗？”他挑起眉毛。

她顿住，急急忙忙否认，“我只是认为你的条件比周衍冉好，而为了振兴青帮，他们应该挑选出最好的。”她说出蹩脚的理由。

“承蒙你看得起。不过你爷爷可不认为如此，所以跟他谈了不久，我就被踢出豫园。”他靠着石椅，慵懒的喝着美酒，透过琥珀色的酒，窥探她的模样与表情。

从认识她开始，他就觉得她美丽而不凡，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她有如此显赫的身世，还背负着青帮众长老给她的压力。

对女人的注意力一向消褪得很快，就除了她，从一开始就夺取他所有的眼光；在知晓她的身分后，他对她的兴趣，很危险的有增无减。

他的视线离不开她。这个冲动莽撞却又与他有几分相似的小女人。

几年来仔细的避开关注的眼光，就只是在她面前，他破例的没有回避什么，让她见着他参与拯救宫墙柳的行动。

绫萝对他而言，不同于一般女子。这项认知让他暗暗蹙眉。

“你的态度犯了爷爷的大忌，他最痛恨像你这种握着权势却只会享受的豪门子弟。

他痛心的向我提过，当初南部各大族推选你出来当族长，只是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。

而特务界对你的传言，说你有多么神通广大，则是可怕的误传，你根本只是个空有其表的绣花枕头。”她沮丧的摇摇头，就地坐了下来，脱下鞋子，把赤裸的足放进温暖的水池中嬉戏。

爷爷是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在乱世中创造了青帮的辉煌时代。老人家看人甚少出错，但是这一次呢？她第一次怀疑连爷爷也着了南宫扬的道，被他欺瞒了过去。

她如道外界对于南宫扬的评价分为两极化。

有人传言，这个掌控南部各大族的男人虽然拥有惊人的权势与影响力，却没有半点能耐，除了吃喝嫖赌、挥霍家产外没有其它专长；却也有人传说，他其实深藏不露，插手特务界不少案子，一出手就招摇而俐落，令人印象深刻。特务界称他为“南风”，是少数几个能与冥王齐名的厉害角色。

两极化的评价，全都绕着这个谜般的男人打转。

“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。我看过你行动时的模样，那绝对比我手下的青帮菁英优秀。”她踢着水，抬起头来看他。他眼眸里有某种东西，让她心跳加速。

他倚靠冰凉的墙壁，嘴角仍在笑，眼眸却严肃了。“那么，你以为我是怎么样的人？”她能看出多少？她靠他的心有多近？他很好奇。

绫萝沉思了半晌，皱着弯弯的柳眉。“我不知道。”她终于承认。“看着

你，就像是走进一个诡异的镜屋里，每一个形象与表情都是你，却都不是真实的。或许你根本不让我看见真实的那一个。”她低着头说，踢出一圈圈的涟漪。

刚开始爷爷也对南宫扬兴致勃勃，不时向她提起他的事迹，使得她不由自主的好奇，在见到他时，有着异常的兴奋。与他相处后，她变得迷失了，宛如在拆解礼物般，她不停的往下探询，却走进了谜团之中。

她是不是看见了旁人所看不见的他？当所有人都说他只是个绣花枕头时，唯独她存疑着，明白他不仅仅是那样。

甩甩头，她把心中的疑惑用到一旁去，重新整理思绪后，振作精神面对他。

“你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，反正我认定你比周衍冉好多了。”鼓起勇气，她强迫自己直视那双慵懒却仿佛要看穿她的黑眸。“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”“请说。”他略微抬起酒杯。

用力的咬咬唇，痛楚让她稍微平静下来。拍拍胸口，心激狂的跳着，她甚至以为心跳如此大声，他一定也会听见。

“我要你跟我成婚。”她说出来了，再也不能反悔。

看见激烈的情绪在他眸中一闪而逝，她心中不由自主的一震。

她这算不算是与虎谋皮？避开了周衍冉，反抗了那些老骨头，却将自己推入更危险的人怀中--“绫萝，这算是求婚吗？”他缓慢的问，慢慢的走了过来，庞大的男性身躯给予她无限的威胁感。

她有些惊慌，突然第一次如此清晰的感受到两人之间的不同。仰望他时，连呼吸都快停了，如谜的黑眸里有着她的倒影。

他可曾将她的身影深深的烙印进眼里、保留到心里？“我只是提出一个合作方案。”她的手不听话的颤抖着，只好藏在背后不让他看见，稍微维持一些尊严。

她该是人人闻名丧胆的冥王，统领着青帮的部众叱咤风云。但是青帮里有老骨头们掌权，她成为没用的小棋子，连婚事都无法自主。

而在他面前，她什么都不是，只能够记得一见到他，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就会惊慌起来，全然乱了手脚，什么冷静理智全都飞到九霄云外。

她想要反抗那些长老加诸在她身上的枷锁，也想要再见到他，证实某些捉摸不到的东西。抛下周衍冉，与南宫扬成婚，是她所能想出最好的方法。

她没有勇气质疑自己，心中可有一丝丝假公济私的私心？与他成婚呢！与这个表面无赖、实际深不可测的男人共度一生，她不知追有没有那么多的勇气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嫁给南宫扬，绝对胜过嫁给周衍冉。

“我该感到荣幸吗？”他在她身边坐下，琥珀色的酒洒进水池里，杯干摆在岸边，拉近矮桌，案桌上摆着沉重的华丽酒瓶。

他的脸庞逼近她，黑眸不再平静，仔细的看着，能看到燃烧的火炬。

她头一次看见那样的眼神，但体内女人的直觉却让他隐约知遭那个眼神所代表的含意。

愈来愈危险了。她该希冀的，应该是各取所需的合作，平静的相处，不是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。但是危险如火，而她勇于冒险的性格偏又爱玩火。飞蛾总爱扑火，这定理千古不变。

“不必如此，我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。你是南部各大族的族长，影警力比起周衍冉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而我也不希望事事都按照老骨头们的指示。”

她避开视线说道，不着痕迹的想拉开两人的距离。

靠得这么近，她敏感的感受到他身上辐射出的热力，增加了四周的温度。好气不争气的双颊，从进这间浴室起，嫣红就不曾消褪。

“啊，你的解释伤了我脆弱的心。”他叹息着，灼热的呼吸吹拂在她的耳畔。

绫萝停不下那阵从灵魂深处传来的颤抖，很窝囊的想要跳下水池逃走。只是一个眼神，她为何会如此惊慌？“你的厚脸皮会让你很快忘记这次的伤害。”她胡乱的说道，慌张的想站起身子。

抖抖湿淋淋的双脚，她狼狈的缩回双腿想离开。

还来不及逃离现场，男性的黝黑手掌迅速的擒抓住她的上臂，将她坚定的拉回来，不容许她轻易的逃离。

她慌了手脚，全身僵硬着。男性的体温透过他的肌肤传来，更烫了她的肌肤，之后渗透进她的身体里--她成年后，从没有跟任何一个男人靠得这么近。况且他不是普通的男人，而是轻易就能让她心慌意乱的南宫扬。

被困在他的视线里，她有种错觉，以为自己成了猎人眼中的小动物，全然脆弱无助。

他的笑容带着慵懒以及邪气。“我的心受伤了，需要安慰。

慰，缓慢的将她拉近，直到两人的身躯紧贴着。

打从一开始遇上唐绫萝时，他就变得不对劲了。她靠得太近，让他感到危险却也让他不舍，与她相处是如此的有趣，或许将她一生一世的留在身边，他可以慢慢的弄清楚为何这个小女人有如此的魔力。

只是，怎能轻易的许诺一生的鸳盟？她的提议让他失笑。

不曾轻易的让女人靠近，更没想到要与一个女人共度一生，但是她的求婚偏又如此诱人，纵然知道她只是看上他的身分，以及手中掌握的权势，他的心但因为她的提议而有些动摇。

“你答应了？”她充满希望的问，像是被催眠了，愣愣的看着他。

是不是从第一次见到他起，她就在期待着此刻？调侃与斗嘴时的伶牙俐齿都不见了，如今她的问话如此软弱，只能发抖着、等待着，不知他会如何回答。

南宫扬低下头来，他的气息包围了她。她有些昏眩，双手轻攀上他的肩膀。

温热的呼吸吹拂在脸上，愈靠愈近--“绫萝，这太荒谬了，我不能答应你。”他缓慢的说，声调如情人间的耳语，说出口的却是拒绝。

拒绝了她，但是她的唇给予他的诱惑如此强大，他不打算错过。

南宫扬将她又拉近了些，让她能够站进他的怀抱中。轻微的动作踢着了地上的酒杯，杯子滚落水池，发出轻微声响。

听见他的拒绝，愤怒与失望让绫萝突然间清醒了过来。她瞪大眼睛，看着他俊美的脸逐渐压低。

他怎能拒绝她？一个女人都如此降低身段要求他，他竟然还残忍的拒绝？羞窘让她失去理智，而天生冲动的性格让她火速的想到另一个办法。她绝对不嫁给周衍冉，如今就算是南宫扬不答应，她也要绑他回豫园去！

绫萝靠近他的唇，双手伸到他背后，紧盯着他的黑眸。依偎靠近他怀抱中，看见他眼眸中闪过的满意以及激烈情潮，她鼓起勇气贴上他的唇，身子却僵硬着。

温温的唇带着些微的酒香，任由她轻触着。头一次与男人如此亲密，她的心跳得好快。

她的手在摸索，慢慢探向他背后的矮桌。

他不再被动，开始热烈的吻她，轻咬着她的唇瓣，探入她口中的柔软甜蜜。等待得太久，终于吻上她后，竟有些不真实的感觉。他究竟等待了多久？那些轻松的调笑，是为了掩饰内心的冲动。

“你必须答应我。”她喘息着，仍旧贴着他的唇。她因为他的攻击而诧异，险些忘了先前暗下的决定，半晌后才略微挣脱他的热吻。

“那你必须说服我。”他勾着唇笑道。

然后，他的后脑突然爆开一阵剧烈的疼痛。

黑暗徒然袭来，他摇摇晃晃的松开她，看见她手中握着沉重的酒瓶。他不可思议的摇头，没想到竟会着了这个小女人的道。

“绫萝--”来不及说出什么咒骂，他高大的身躯重压在她柔软的身上，紧闭着眼，靠着她软绵的浑圆。

不愧是花粉堆里的高手，连昏倒了都懂得挑选最好的地点。

绫萝颤抖着检视他的伤，紧张的喘息着，将凶器远远的抛开，双手抖个不停。

喔！她绝对是最品行不端的冥王，竟然还动用美色偷袭男人，青帮历代领导人的脸全给她一个人丢光了。回去豫园后，她会跪在牌位前乖乖请罪。

他沉重的躯体压在她身上，气息穿透薄薄的衣衫，宛如直接吻上她胸前的肌肤。她颤抖着，过于粗鲁的将他推开。

随便找了件放在岸边的湿衣服，闭着眼睛万分困难的帮他穿上，绫萝拉着他的腿，吃力的将他高大的身躯往门外拖去。

3

绫萝像是赶场一样，匆忙拖着南宫扬回豫园。

先前出南宫宅邸时还有些困难，那些警卫与仆人硬是不让她带南宫扬离开。亏她机灵，拨了行动电话给东方灭明，要他透过电话力保，南宫家的人才不情愿的放行，让她能够带着昏迷不醒的南宫扬离开。

她把大略的计画跟东方灭明提了一下，总觉得在电话里听到他窃笑的声音。一向严肃的东方灭明，似乎很高兴看见好友栽在一个小女人手上。

低沉的声音带着笑，继续从行动电话中传来。绫萝熟练的操控方向盘，经过层层关卡，转入属于青帮的隐蔽道路。

“你打算拖阿扬回去后就马上成婚？”东方灭明好奇的问。

“没错。”她回答得简单扼要。

电话里又是一阵低笑。“我有荣幸可以参加拜把兄弟的婚礼吗？”“我马上派人送冥王帖去，你跟柳姊姊随着那人一同前往豫园。”绫萝将车子停在豫园之前。

不少仆人急忙冲上来，涕泪纵横的看着失而复得的新娘子。豫园因为她的短暂出走，慌乱成一团。

“你们来这里也好，壮壮我的声势，让我也有多一点的勇气跟那些老骨头对阵。”她深吸一口气，喃喃道则后随即收线。

“诚”手辈长老拄着拐杖，一边抖一边走了出来，愤怒的喘个不停。

“少主，喜事香堂已经开了，你怎么可以还到处闲晃？即将为人妻，就该安分一点。”长老的责怪中带着浓浓的乡音，指向绫萝的手指抖啊抖，仆人小心翼翼的搀扶着。

开香堂是青帮内的重要活动，香堂一开，二十四手辈的长老全都要在冥王的指令下集合。除了祭祖之外，开香堂大多是举行帮内重要人物的婚丧之事。

“我不打算嫁给周衍冉。”她简单的说，打开后车门，挣扎着把昏迷不醒的南宫扬搬下车。无奈他真的太庞大了些，她的力气只能够将他抬出车厢，却不足以撑起他的身子。

因为用力过度，汗滴从光洁的额上冒出，脸儿也涨得通红。她在心中暗喊不妙，双手却再也支撑不住。咚地一声，昏迷中的男人结实的撞上地面，似乎还发出隐约的呻吟声。

她扮了个鬼脸，用脚尖推了南宫扬几下，确定他还没醒来，安心的拍拍胸口。

南宫扬要是在此刻醒来，她真不晓得该如何解释，更不晓得他会怎么整治她。

她挥了挥手，仆人们尽责的扛起昏迷中的男人。

老人皱眉看着眼前的一切。“周衍冉那孩子是难得的人才，对少主而言是最好的伴侣。”老人咳了咳，企图说服她。

“不要说得冠冕堂皇，我不是三岁小孩子，随便就相信你们的理由。你们会选择周衍冉的原因，除了他所代表的新势力外，他的温吞好控制也是你们选上他的主因。”她摇摇头，分神看了一眼紧闭双眸的南宫扬。

她的那一击会不会敲得太重？在车上她不时仔细留心着他的情况，探测着他的鼻息。

手指放在他挺直的鼻梁下，总会上不住的颤抖着，沾染上他温热的呼吸，她的心没有平静，反而跃动得更加激烈。

发现绫萝的注意力不集中，老人有些不悦。“少主，这个人是谁？你怎么可以带男人回来？”老人不赞同的挥手，终于咳得喘不过气来。再看一眼，他认出了南宫扬的身份，花白眉毛下的眼睛瞪大。

绫萝直觉的上前扶住老人。青帮的教育中有着很严苛的敬老观念，她虽身为冥王，但是爷爷对她的教育里不容许她倚着身分欺老。“你们有你们的人选，而我有我的。我想你们跟爷爷都该如道，要我乖乖听话是不可能的。”她低声的说道。

“少主--”老人喘个不停，双手覆住胸口，惊慌的想起绫萝前些日子老是跟着南宫扬鬼混。

糟了糟了，在外面跟男人鬼混就算了，如今少主竟然在成亲前夕将男人带回来，要是让外人知道，这要青帮的脸面住哪里摆？周衍冉还会愿意跟少上成婚吗？“少主，你不能这样--”他尽忠职守的，用颤抖的手抓住绫萝，想要制止她。

看着老人又气又怒的咳着，她再度叹气，知道等会儿的行动绝对会让豫园内的医生们忙得不可开交。她真的有点害怕，在这次的香堂里，她会活

活把这二十多个老人全给气死。

“带他去给医生看看。”她叮嘱着，再弯腰看一眼南宫扬，随即领着仆人往豫园内走去。

行云斋是绫萝在豫园内的居所，雅致的中国式厢房，摆放着精致的湘妃竹家具。

仆人将南宫扬扛了进来，有些迟疑的看着绫萝，无法决定该怎么做。这里是少主的闺房，除了少数几人外，谁都不可以接近，而如今少主竟然带了个男人回来，还下令将他扛进行云斋。

“放床上就好。你们下去吧！”绫萝挥追仆人，漫不经心的说道，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
仆人们互看一眼，都有些担心，却又不能违背她的指示。

让一个大男人躺在女儿家的床上，这成什么体统？更甚者，这个女儿家还是即将出嫁的新娘予呢！

他们一边擦着冷汗，担心的看着绫萝，一边将南宫扬轻放在竹床上，低着头追出行云斋。之后以百米赛跑的速度，赶着在这对孤男寡女还没有做出什么事之前，快去通知老人家们。

她坐在竹椅上，视线没有离开南宫扬，伸手到一旁取了瓷杯，啜了口西湖的龙井茶。

纵然表面看似平静，她的心中是紧张万分的，只是紧张的情绪里还有着冒险的刺激，兴奋的感觉，像是汽水里的气泡般，不停的翻滚着，她忍不住嘴角小小的紧张笑意。心中的罪恶感很快便消失，她强迫自己专注眼前所要进行的事。

心里明白，扛着南宫扬进行云斋的事情很快就会传遍豫园，老骨头们会马上前来制止她的行动，一切已经容不得她迟疑。

绫萝站起身来，靠近竹床，一颗心跳得十分剧烈。在床畔看了半晌，确定他仍在昏迷时，她才偷偷的又靠近了几步，终于来到床前。胸口有些紧，像是难以呼吸，她紧张的频频吸气。瞪大了眼睛，她像是不曾见过他般，只能愣愣的看着昏迷中的他。

真不公平啊，为什么男人也能够如此的好看？昏迷中的南宫扬，俊朗约五官是平静的，紧闭的眼脸上是浓密的眼睫毛，在黝黑的面容上投下暗影，遮蔽了那双如谜的眸。

她仿佛被催眠般伸出手，白如水葱的手指有些颤抖，轻轻的滑过他的额，拂开那儿柔软丰厚的黑发，落在他紧闭的眼上。挺直的鼻梁下，是那张男性的薄唇，从第一次见面以来，始终嘲弄的勾着，带着点旁人看不出的深长意味。

他身上的气息意外的好闻，清爽的古龙水气味，并不像是一般男人那样的刺鼻，反而更衬托出他慵懒的性格。古龙水里有着海洋的气味，让她想起他就如海洋般的深不可测。

绫萝缓慢的靠近，细细的研究他的一切。

打从在柳姊姊的豆浆店里过见他那一天起，她心中其实就弥漫着对他的倾慕。她听过好多好多关于他的传闻呢，这个男人年纪轻轻就接掌了南部各大族，头几年还施展铁腕，解决了他父亲留下来的烂摊子，打点好族内各大老的利益分配，正当所有人将目光焦点凝聚在这个年轻有为的族长身上

时，他竟开始了堕落的生活。

内心深处其实曾经想过，他们之间有着那么一丁点的神似。都是年纪轻轻就被拱上了高位，同样都背负着庞大的包袱，只是他比她幸运，还有一个舞台可供他发展。

因为过度了解他，她反而不信任有关他的负面传闻。那些堕落的传闻是真实的吗？一则又一则的风花雪月，让众人对南宫扬失了信心，逐渐将目光移开。但是，又该如何解释特务界对他的传诵？在那些传闻的背后，或许还有埋藏得很深的真实。

她对外界隐瞒了身分，而他隐瞒了什么？她缓缓降下身来，不由自主的接近他的脸庞。均匀的男性气息有着暖暖的温度，她的手指来回轻抚着他的颧骨，凌乱的黑发垂落，轻轻撩拨过他的颈项。

“哪一个真实的你？”她小心的问，又靠近几吋。

不曾跟男人靠得这么近，但是她就是想要靠近他，心上有一条线，被系在他身上了，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就轻微的被扯动。这应该就是倾慕的心情吧！

她再怎么位高权重，终究也还是一个年轻女子，先前的调笑与讽刺是为了掩饰心中对他的情愫。

“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就认出你了。我不敢置信，南风呢，爷爷时常向我提起的南风，我熟知你在特务界的每一项事迹，甚至会在被那些老骨头气得偷哭时，偷偷想起你。

我躲在那个小区里，万万没有想到会遇见你。”指头轻抚过男性的薄唇，柔软温热的触感让她的脸嫣红了。

黑发拂过他的眼睑，似乎看见他的眼动了动。她紧张的停住动作，连呼吸都忘了。

几秒钟后，他没有任何动作，绫萝才徐缓的吐出悠了好久的那口气。

若不是确定他昏迷不醒，绫萝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敢如此大胆，恣意对他上下其手。

要是正在摸他的时候，他醒了过来，她还有脸做人吗？“想吓我吗？”她紧张的笑了，双手捧着发烫的脸，触碰到口唇。

回想起南宫家宅邸里的那一幕，她的唇也有些发烫，像是又重新感受到他的轻触。

从小到大，众人当她是玻璃娃娃似的捧着，任由她冲动或率性放弃。她从不曾感受过那样的冲击，从身体的接触，到达最深刻的内心，那处无人曾经驻足的角落……手平放在他宽阔的胸膛上，那温热坚实的触感让她想起包裹着天鹅绒的钢铁。他的心跳平稳，连呼吸都没有分毫改变。

她重新低下头来，靠近他的唇，小心翼翼的轻碰着，着迷于那神奇的悸动。“其实我是有私心的，会选择你来充当丈夫，是想要多亲近你一些。”是不是感觉到他的肩有些微的动作，像是一个微乎其微的笑容？她观察着，以为是过度紧张所引起的想象。贪恋着他的呼吸与气息，她放任冲动，轻柔而笨拙的吻着他，靠着他的唇轻轻说话。“我说谎了。说什么为青帮着想，还嚷着不想受到长老们的摆布，那些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借口。更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会想着要多靠近你一分。但是，你会知道吗？你会明白吗？”她叹息着，直起身子。

心中有深深的惋惜，如此的靠近他的身子，却不能理解他的想法。她

所爱恋上的，是多么复杂的一个男人，而光凭着心中那么一丁点灵犀，真能够确认他就是她今生所等待的那个人吗？她像是走进了镜屋里，心中迷惘着，每一个镜子上都有他嘲弄的笑容，而想着要上前去拥抱他，所触碰到的却只是冰冷的镜子。

每一个身影都不是他真实的面貌，她何时才能真正的看穿他的伪装，看到他真正的心，探询他的心上可有她？愈想愈是心烦，她烦躁的拉开发带，挫败的咬着唇。

最后再眷顾他一眼，卸道他还在昏迷当中。绫萝轻缓的走入行云斋的浴堂中，决心在他醒来之前，先泡泡水让自己清醒一些。

关上湘妃竹门，她边思索着，边褪下衣衫，踏入浴堂的水池中。

细微的水声响起，原本躺在床上，的男人霎时睁开精光四射的黑眸。那双黑眸里有着深浓的笑意，以及某种埋藏得很深的情绪，不同于平日的冷硬，反倒万分温柔。

他的唇缓慢的勾起，形成一个深深的笑容。

浴堂内的人儿偶尔翻动娇躯，溅起的水花发出细微声响。

午后的熏风吹过行云斋，穿拂雅致的湘妃竹。

南宫扬压下几乎逸出唇边的呻吟，原先的笑容很快的被疼痛逼退，他扭扭脖子，摸索到后脑上那个鸡蛋大小的肿包。

“这个小女人，下手还真重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”他喃喃说道，俐落的一个翻身，就无声无息的从竹床上翻落。

几个简单的动作，全身的肌肉就发出激烈的抗议，不少受到擦伤的地方如今正隐隐作痛。他蹙着浓眉，低头看见身上被胡乱穿上的衣服。

绫萝只是随便找了件衬衫帮他裹上，连下身都只套了件家居短裤，在这邈远的穿著下，他仍旧穿著那件浴袍，而衬衫与短裤都因为长时间的在地上拖拉，而变得脏乱破旧。

南宫扬松开眉头，很是幸灾乐祸的猜想着，不知那小女人帮他套上这身衣服时，那张俏脸是如何嫣红的一个模样。

他还怀念着她青涩而迟疑的吻，从不曾有女人如此用心而专注的吻着他，仿佛她所付出的每一分都是今生最重要的。

那样的全心全意，几乎让他在浴室里冲动的想改变主意，答应了她的提议。

只是，她的那一击把他敲昏了，他什么话都来不及说。

昏迷了半晌，只隐约记得自己被当成一袋不值钱的货物般，被绫萝一路又拖又拉，亏得他身强体健，不然遇上如此不知“怜香惜玉”的绫萝，全身的骨头大概已经摔断八成。他怀疑这个小女人因为求婚不成，开始想要谋害他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也亏得这次的昏迷，才有荣幸能得到她主动的吻。

他邪气地添了添唇，在唇上尝到西湖龙井的气味，以及她特有的淡淡甜味。

早在到达豫园之前，他已然清醒，只是继续佯装昏迷，看她会要什么把戏。进入行云斋后，她主动的靠近，让他几乎乱了气息。温香软玉主动靠了上来，他当然乐意的接受了。

只是，没有想到这个平时看似冲动多话的小女人，有着那么细腻的情

绪，而那些情绪全是为了他--沉稳的脚步踏在地上时是寂静无声的，像极了在森林间行走的野生动物，精悍的身躯潜伏着旁人难以察觉的爆发力。只有在旁人看不见的时刻，他的动作才会俐落如优雅而致命的野兽。

视线略过行云斋内清爽简单的家具，笔直的看向通往浴室的门扉。他缓慢的微笑着，褪去身上被胡乱穿上的衬衫与短裤，结实的男性身躯上只剩薄薄的浴袍。

推开那扇竹门，他脸上带着坏极了的笑容。

绫萝原本靠着水池的边缘，将头枕在岸边闭着眼，想要理清混乱的情绪。暴露在空气里的双肩却突然感到寒冷，敏感的感受到微凉的风吹拂，她疑惑的睁开眼睛，映入眼里的竟是南宫扬慵懒而邪恶的笑容。

惊骇过度的，她马上沉入水池中，却意外的呛了几口池水，池水微苦，让她皱起了美艳的脸蛋。

豫园里的各处院落都是引天然的温泉水入池，供沐浴戏水之用。行云斋的浴室建造得简单却宽板，深色的花岗岩围成水池，温度适中的温泉水是淡淡的乳白色，躲在里面，暂时可以避开他那双像是要看穿一切的黑眸。

“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她边咳边嚷着，瞪大了眼睛。

不曾听到竹门被推动的声响，怎么才一睁眼，门就被推开了？她紧张的在水里发抖，压根没有料到他会在这时醒过来。

他挑起眉毛，笑意更深了。“进来很久了。”他高深莫测的说道，看着缩在水中的她。

泡过水的黑发湿淋淋的，显出她难得的脆弱模样，赤裸的她再也伶牙俐齿不起来了。

他有些满意的看着，双手环抱在胸前，倚靠着木门，态度优闲而好整以暇。

“你看到多少？”她狐疑的问，双手也覆盖在胸前，遮盖住温柔愤起的柔软酥胸。

她看不惯他嘴角那抹笑，就像是他已经知悉了她的一切。

他的视线落至水而，像是要看穿那乳白色的池水，脸上仍旧带着笑。缓慢的，他走上前几步，靠近水池后蹲了下来，有一下没一下的用手拨弄池水。

“看到多少吗？”他摸摸下巴，装出正在沉思回忆的模样，眼光仍旧打量着更往水池里沉去的绫萝。“我这么说吧，亲爱的冥王，咱们完全扯平了。”男性的薄唇咧开，欣赏着她羞窘的模样。

打开竹门后，她仰躺在水池中的模样，宛如无邪的水中仙，让他心神一荡。

绫萝继续往水里沉去，直到水面的微波轻抚着她的下巴。“你给我出去。”她鼓起残余的勇气，说出没有半点威严的命令。

她正裸着身子呢！而南宫扬的那双眼睛让她感到紧张，心慌的不停喘息着。温泉的温度变得太高了些，她不只脸上烧红，羞窘的红晕逐渐扩散，淹没在水池里的娇躯也是通红的。

“公平一点啊！你可以大摇大摆的进我的浴室，赖在里面跟我大谈联婚的事情，但却不能容许我待在你的浴室里，静静的欣赏风景。”他若有所思的看着她，然后摇摇头，不甚愉快的继续说道：“我或许不该只是站在一旁与你干瞪眼。亲爱的冥王，你将我敲昏，不远千里的拖来这里，大概是为了

邀请我一起来戏水吧？”听见他的提议，绫萝简直吓白了脸，原本的嫣红像是变魔术般马上消失不见。她奋力的摇头，把头摇杆像是波浪鼓，潮湿的黑发甩出许多的水滴。

“不，你……你误会了，敲昏你的事情我能够解释的。”她吞吞吐吐的解释着，紧张到有些口齿不清。看着他缓慢的走过来，她胡乱的以为自己成了猎人眼前的小动物，没有反抗能力，只能任由他的摆布。

“试着解释看看，我或许会相信你。”他懒懒的说道，显然根本没将她的话听进去，只是在敷衍着。

“我没有办法啊，你不肯答应我，而老骨头们又逼着我结婚，我不想嫁给周衍冉。”她愈说愈快，也愈往后追去，双手仍旧抱在胸前。

“你可以用说，不用像是野蛮人般，看中了就拿棒子敲昏，之后拖回洞穴里享用。”“我才没有‘享用’你！”像是被人碰着痛处，她过度大声的抗议着，不敢接触他的眼睛，如此的态度反倒欲盖弥彰。

“没有吗？”他贼贼的笑着，黝黑的手指沾着温热的池水，之后缓慢的滑过他的唇，视线始终紧盯着她。

她仿佛被催眠般，有半晌看得恍惚了，看着他的手指滑过那性感的男性薄唇，想起自己不久前曾经轻触过那里，感受过他的气息。她无意识的舔舔唇，像是还能嘴到他的味道--直到他发出一声轻笑时，她才猛然回过神来，知道自己被他着实戏耍了一回。

她羞红了脸，也气红了脸，却苦于如今赤身裸体，根本无法奈何这个可恶的男人。

“我……才没……才没有……”她继续滑进水里，声音是细微而虚弱的，下巴没进水池，就连红润的唇也沉了下去，简单的几个字，最后只听得见水中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。

南宫扬耸耸肩。“反正那不重要。”正在讶异他会如此轻而易举的放过她，绫萝抬起头来，却看见让她吓得几乎心脏停止跳动的画面他正在脱衣服，轻而易举的就将那件浴袍给脱了！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绫萝尖叫着，惊骇的猛往后退，在水中跟跄了几下，差点跌倒。

她忘了要遮掩酥胸，双手猛在水面上挥动，气急败坏的喊着，“把衣服穿回去，不要激动，我们有话可以慢慢谈，你只要给我三分钟，不不不，一分钟就好，我马上穿了衣服跟你好好的解释。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不，不要，你不要过来，不可以这样，不要啊--”当南宫扬裸身送人宽阔的水池中时，她只能绝望的发出尖叫。

高大黝黑的男性身躯下了水，笔直的往她走来。绫萝吓得只能频频后退，想要转过身去，却又紧张得不敢让视线离开他的一举一动，不知道胆大妄为的他究竟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

她后悔死了将他带回豫园，这根本就是引狼入室。没有遇过这种情形，她吓得快要掉眼泪了。

“不要过来。”她可怜兮兮的说，双手又抱在胸前，视线只敢盯着他颈部以上的部位，不敢下移到“禁区”。

他的身形高大，池水只淹没到他的胸膛，沾了水的男性身躯，看起来有更庞大的压迫感。

“是你邀请我来的，做个尽职的主人，好好的招待我吧！”他勾着唇，慵

懒的笑着，走近她的速度慢了下来。

她的背贴住了凉凉的花岗石，冰凉的触感让她颤抖，明白再也无路可追。她开始沿着周围绕圈子，恨死自己没有勇气翻身爬上岸去。

“你太卑劣了。”她喘着气，思索着要如何求救。

温暖的水池中，两人僵持不下，赤裸的瞪视着对方。绫萝的视线闪闪躲躲，而南宫扬的则是毫不客气。

他微笑着，不争辩的接受她的指控。

“不要忘了，我是最恶名昭彰的男人，多年来不务正业，就只会眠花宿柳，看见美女就绝不放过。你想一想，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放过你这块到嘴的肥肉？”他带着笑，难办真假的说道，享受着戏耍她的快感。这个小女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，如今吓吓她也是应该的。

绫萝的动作停了下来，灵活的大眼看着他，仍旧抱着最后一丝希望。“那不是真正的你，我知道你真实的样子，你跟我一样，都在隐瞒外界，我可以感觉到的。”她的话让他停下脚步，那双黑眸变得深沉了，像是被探知了最深层答案的出题者，只是沉默的看着她。时常存在的嘲弄神色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严肃的表情。他的态度竟可以在转瞬间改变，从先前的漫不经心，到如今的沉稳。

“你真的看见了吗？”半晌后他才开口，低沉的声音像是一个谜题。

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他极快的出手，将她揽入怀抱中。两人的身躯是赤裸相贴的，温热的池水只提供了湿润的触感，让人更加心荡神驰。他低下头来，唇落在她雪白细腻的颈项上，轻吻着那儿的肌肤，感觉着她的颤抖。

“我的‘逢魔时刻’因你而到来了吗？”他缓慢的说着，气息吹拂在她的颈边。

绫萝因为惊骇而神智不清，她全身正在剧烈发抖，几乎要以为水池会因为她的发抖而激起阵阵波浪。铁条般的男性手臂牢牢抱住她，横过她赤裸的腰，将她限制在他身边，如今两人正像是橱柜里的汤匙，紧紧靠在一块儿，她的背可以敏感的感觉到他的胸膛、他的肌肤，以及他男性的欲望。

她颤抖着，双腿一软，再也支撑不住体重。整个人的重量，全由得他掌握了。

4

水波荡漾，水池中的两个身影紧紧相依偎。

绫萝紧咬着唇，嘶声喘息着。初秋的季节里，室温是微凉的，然而她却不停的颤抖。

视线从荡漾的水波上移到他紧抓着她的手臂，凝聚了勇气后，她才有胆子迎视他的眼眸。

那里面的严肃几乎骇着了。看过他慵懒或是漫不经心的模样，但是不曾见过那双黑眸里如此清楚的流露出沉稳的思绪，这样的面貌让她感觉陌生而恐慌。

她一直是知道他原本的面貌就是如此，但是当她真的见到时，却又奇异的感到惊慌。

“你在害怕什么？”南宫扬紧盯着她，唇仍旧轻吻着她柔软的肌肤。

绫萝摇摇头，干涩的喉咙吐不出半个字。看着他的黑眸逐渐变得深沉，弥漫着情欲的氛围，她的惊慌更甚。

润了好几次喉咙，她才能够开口。“放开我。”她挣扎着，却不能撼动他强而有力的掌握。

黑眸中的严肃宛如昙花一现，很快的消失不见，囚禁她、调戏她的，仍旧是那个浪子般的男人。微湿的黑发落在他的额前，更为他不正经的形象加分。

“何必急着要离开我？先前你在我家里还挺主动的，迷得我昏头转向。怎么我昏倒半晌醒来，你的态度就全变了？”他带着笑容调侃的说道，双手在她细致的肌肤上游走，指尖如火，撩起一阵阵敏感的战栗。他贪恋着她的肌肤，以及她羞涩的反应。

“此一时彼一时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是什么态度都不需要你来感叹。”她羞红了脸，咬牙想要从他怀抱里挣脱。激烈的挣扎不但没有让她脱离箝制，反而让两人间的炽热加温，与他肌肤摩挲的电流在体内流窜。

他轻而易举的制住怀中滑溜如鳗的软玉温香，还嘲弄的分出一只手指头，在她的眼前摇动着。“你这位冥王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不但会色诱偷袭，连江湖上最重视的信诺都不顾，竟然可以翻脸不认人。”她想也不想的，张口用力朝那只看来碍眼得很的长指咬下去。无奈他的动作更快，火速的收回手指，她的牙齿没咬着目标，重重的撞击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她因为疼痛而发出呻吟。

南宫扬笑得邪气，黝黑的手掌上移到她小巧却丰润的胸，轻柔的罩住。他的肩来到她贝壳般的耳，灼热的气息轻吐着。

绫萝惊喘一声，他触及了敏感的花蕾，让她不由自主的喘息着。她有些迷惘，不明白自己的身体是怎么了，他只是轻轻碰触，就会撩起熊熊大火，而那把火烧得她口干舌燥，焦躁的渴望他。

身体的感觉好奇怪，不知是因为温热的水，或是他那双带有魔力的双手，她全身慵懒得使不上力气。而他看她的眼神也很奇怪，就像是他很饿很戏，而她正是最丰盛的大餐般。他正咬着她的肌肤，一下又一下，她忍不住难受的扭动身子。

他的态度是轻挑的，但是黑眸里盛满了许诺，以及深浓的情欲，让她深深迷惑了。

是该相信他的态度，还是相信她的直觉？她已经难以思考，在他的怀抱中迷惘着。

南宫扬以为她的动作是挣扎，似笑非笑的警告道：“不要再挣扎了，我亲爱的冥王，你真的不了解男人吗？再这么挣扎下去，我可能保证我等会儿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”两人的身躯是紧紧相贴的，他的任何反应她都应该一清二楚。

此话一出，绫萝果然清醒了大半，身子僵硬得像是石膏像般，深怕再刺激了他，两人就会这么缠绵在水池里。自己会陷溺在水中、陷溺在他的怀抱中……理智一恢复，就忙着想要远离此刻这令人困窘的情况。她深吸几口气，好凝聚那些早已经流散到八百里外的勇气。“我不挣扎，只要你现在放

了我，我们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”她充满希望的提议。

南宫扬摇头晃脑的假装思索了一下，之后勾着唇微笑。“你就这么讨厌跟我靠近吗？这怎么行？我已经决定答应你的要求，娶你为妻。从此以后我们可是夫妻了，何不就趁此机会，好好的相互熟悉。”他无赖到极点的提出邀请。

忘了眼前的尴尬情况，绫萝讶异的仰起头来，歪疼了颈项看他。他的表情仍旧带着三分嘲弄，让她根本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。

“你答应了？”她傻傻的问，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反应。

从来很少在意自己冲动的行径会带来什么结果，今生第一次与如此危险与难测的男人牵扯上，而此番牵扯可能长达一生。当他亲口允诺了，她反而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吗？”他反问。

她咬着下唇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话是没错，但是当真正明白他有多么危险时，她又开始迟疑了。从此之后她就是他的妻子，是最亲密的两个人，她将必须永远的与他相伴。

他是她所选择的，而青帮里的规矩是，一旦选择了伴侣，就绝不能反悔。

歃血为盟，地老天荒。古老的帮会有着古老的固执，不论是兄弟或是夫妻，全都要求无懈可击的忠心。

“发愣吗？”他带着笑容问道，伸手拍拍她的脸蛋。

绫萝回过神来，想要偏过头去，他却不许，扣住她的下巴，执意让两人的视线交缠着。看着那双黑眸，她难以呼吸，心跳得异常剧烈，几乎想要沉进水池深处，好让体内炽热的高温平息一些。

“为何要躲避我？你不是看穿了一切，嚷着知道了我的真面目，执意要我成为你的夫婿吗？哪个男人面对这样的邀请，还能够再三拒绝？或许是你那一击敲醒了我，纵然一切十分的荒谬，但是看在你年轻貌美又十分合我胃口的分上，我决定答应你。”南宫扬过度礼貌的说着，一双手却绝不客气的攻城掠地，忙着熟悉她的曲线。“我亲爱的妻子，先赏我一个吻如何？”男性的薄唇找到了微微颤抖的红唇，先是轻触，接着缓慢舔弄，继之深深的占为己有。他的舌探入她口中的甜蜜，捕捉到她的呻吟与叹息，掠取着她的一切神魂，不容许她有任何保留。

他们都是善于隐瞒的人，他隐瞒了太久，早已经习惯戴着面具，甚至有些忘了自己原本的面貌。而她闯了进来，硬是在他滴水不穿的面具上凿了个洞，一再的窥探他的原貌。

看着绫萝，犹如看见多年前的自己。同样的冲动与过度聪明，只是她还年轻，不曾受到什么伤害，灵魂还是纯净的，眼眸里还有着热烈的情感，不像他，早因为看了太多，黑眸里有着浓浓的嘲弄与讥讽。

他一直很小心，规避着属于他的“逢魔时刻”，知道总会有一个人前来看穿与揭露他的伪装，在某时某刻，将他的伪装破坏殆尽。他的真实已经逐渐减少，有时甚至迷失在创造出来的假象中。有时经过镜子前，他会疑惑，怀疑着镜中那个人究竟是谁。

属于他的“逢魔时刻”，会是由她来开启吗？遇见这么一个能轻易看穿他的女人，是上苍给他的赏赐或是恶作剧？绫萝颤抖着，双手无意识的攀住他宽开的肩。心中有某种东西正在融解，将她融进他的怀抱中，她连心都颤

抖了，无法清楚的思考，只知道这辈子大概都逃不出他对她强大的影响。

火热的舌描绘着她的红唇，轻咬着她的肌肤，细细的品尝，不放过任何的反应。就连她的呼吸喘息，他全都悉数夺去品尝。如此的动作虽然简单，却意外的煽情，让两人都沉沦于意乱情迷中。

两人是赤裸的，而池水是温暖的，她迷惘的微微睁开眼睛，看进他情欲氤氲的黑眸没有人发现竹门再度被推动，行云斋里响起凌乱的脚步声，有的坚决、有的急切，还有的带着几分蹒跚，杂带着细碎的私语声。脚步声来到竹门前，没有停驻，直接往浴池走来。

“少主，我们远远的就听到尖叫声，而仆人们说你……”“法”字辈长老年子最急，跑在众人之前，苍老的声音急忙喊着，在看见水池内的活色生香时，整个人楞住。

身后十几二十个人煞不住脚步，全都撞在“法”字辈长老身上，老人像是生了根，动也不动，硬是挡在门口。

他们以为绫萝碰上了麻烦，打斗到了浴堂里，所以全都护主心切的冲了进来，万万没有想到会看见这等场面。水池里两个漂亮的年轻人没有穿衣裳，紧紧的靠在一块儿。

站在前面那个全身肌肉坚实得很碍眼的，竟是南宫扬，而在他身后闪闪躲躲、只看得到一双眼睛的，就是即将要被逼上喜事香堂的新娘子。

长老们群体发出呻吟声，彷彿可以看见青帮的将来在此刻瓦解成千万片。

南宫扬好整以暇的双手环胸，对此刻的赤裸不以为意。情欲让他迟钝了，当回过神来时，那些人已经到了门口，他只来得及匆忙结束火热的吻，将赤裸而意乱情迷、猛眨眼睛的绫萝推到身后去，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旁人的视线。

“唐绫萝！”咚的一声，紫藤拐杖重击在地上。前代冥王气得全身发抖，手上的紫藤拐杖断成好几截。

南宫扬挑高眉头，发现众人的脸色以铁青色居多。他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相识的面孔，俊期的五官上有着无可奈何的笑容。

“老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他礼貌性的向前代冥王点点头，怀疑正在吞药丸的老人根本没注意到他。

绫萝恼羞成怒的握拳，还是躲在南宫扬的背后，只敢从他肩上偷看着，深怕春光外泄。“到底还有没有人当我是少主？我这里是禁区啊，现在倒成了大家随意带团参观的地方了。”早知道她这个冥王当得不是很有威严，但老骨头们总也不能直闯她的浴室吧！

“他们是听见你的尖叫声，忙着要来救你脱离虎口。”南宫扬解释着，看见老人们被刺激得又咳又喘，再看一眼一旁忙得团团转的护士。“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人大概连自救都很困难。绫萝，你这个冥王当得真辛苦。”绫萝扮了个鬼脸，发现背对她的南宫扬根本看不见，干脆伸出手，不客气的朝他的手臂捏下去。偏偏他的手臂硬得跟什么似的，非但捏不下去，还弄疼了她的手。

她皱起眉头。“不要嘲笑老人家。”完全忘了她自己常把老人们气得送急诊。

“原谅我出言不逊，毕竟让这些人打断了好事，要我还乖乖的敬老尊贤，是有些困难。”他慵懶的说着，感受到人群间有着难解的目光，正观察着他

与绫萝的谈话。

“绫萝，你给我好好解释。你有好几个小时跑得不见人影，还用脱随行人人员，一回来就把“诚”长老气得挂急诊。我们赶着来看你，而你竟然跟这个男人浴室里--”前代冥王脸上罩着寒霜，瞪视着畏罪而慢慢沉进水里的孙女儿。

老人们用力的摇头，对现代年轻人的堕落感到痛心疾首。江湖儿女虽然豪迈，但是谈起感情来，还是循规蹈矩得很，看见绫萝在浴池里跟男人鬼混，众人险些集体昏厥。

“爷爷，我可以解释。”她发出细小的抗议声，却连自己也说服不了。

“绫萝小姐，我有荣幸可以知道这位男士的身分吗？”周衍冉从人群中站了起来，仍旧那样温文儒雅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她气急败坏，更往南宫扬的背后躲去，恨不得变成土拨鼠，马上挖个地洞把自己埋起来。

“我跟着长老们来看看未婚妻。”他礼貌的回答，目光与南宫扬接触。

南宫扬的黑眸深处闪过一抹沉思，在视线交会的瞬间，两人都在衡量着对方有多少斤两。周家的势力近几年来不容忽视，几个应酬场合里，他也见过周衍冉几次，知道此人是周家引以为傲的继承人。只是，心中总是敏感的感到那么一点不对劲，他看着周衍冉，发觉血液中的直觉正在警告着。

他的直觉从来不曾出错，也就是靠着这与生俱来的直觉，他避开了无数的危机。

见无人肯回答，周衍冉自己认起人来了。深幽的黑眸微眯，若有所思的看着南宫扬。

“这位是--南宫先生吧？真抱歉，因为不曾见过您赤身裸体的模样，所以找没能马上认出您。不曾听绫萝提起您，您跟绫萝是好朋友吗？”最后几个字，语音里有着讽刺。

南宫扬瞄一眼躲在身后的小女人，然后咧开嘴微笑。“我是她的奸夫。”扑通一声，他身后的绫萝震惊过度的跌进水里，喝了几口水后挣扎着站了起来。

“别胡说八道，老骨头们会当真的。”她全身湿淋淋的，还半蹲在水里不敢出来，又被人捉奸在“池”。她的处境已经够艰难了，南宫扬竟还在刺激众人。

“你以为我现在做任何解释会有用吗？我们这样被逮个正着，任何人都以为我们有暧昧。难不成你要我去说服他们，我只是在这里教你游泳吗？”他看着岸上的众人，很坦然的接受眼前的窘境。

有几个老人发出呻吟，怀疑再难将绫萝给推销出去。毕竟被人撞见赤裸着身子跟男人抱在一块儿，哪个男人敢娶这种老婆？“清”字辈长老慌乱的握住周衍冉的手臂，深怕这个千挑万选出来的新郎会被吓得转身飞奔逃走。“孩子，我们可以解释的。少主年纪还小，不晓得轻重，也不懂得礼仪，你多担待些，这种孩子性结了婚就会好些的。”为了留下新郎，老人连脸面都不要了，再荒谬的话都说得出口。

周衍冉的视线没有落在绫萝身上，反倒是多看了南宫扬一眼。

万万没有想到青帮内部的事竟会牵扯上南风，他微微蹙眉，对此事的节外生枝有些不满。只是一切已经箭在弦上，他的计画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。

脸上保持着温和的微笑，他拍拍老人的手。“请放心，我不会放在心上

的。我早已经明白我要的是“冥王”，要结合的是周家与青帮的势力，而绛萝小姐的任何举动都不能影响我的意愿。”转过身，黑眸深处有着另一抹光彩，唇勾得更深，但是笑意全无，只剩下略微显露出的阴狠。

“绛萝，你给我上来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到点春堂来解释清楚。至于你，南宫先生，豫园并不欢迎你，请你尽快离开。”语气不善的去下几句话，前代冥王权威的瞪视水池中的两人，之后转身离去，长老们跟着走出行云斋。

人群散去，竹门边就只剩一对人影，像是在看戏般，都抿着嘴笑着。

南宫扬瞪一眼拜把大哥，有些不悦。“你是看够了没有？”他对着竹门前那对男女皱眉。

绛萝又把脸儿从他宽阔的背后探出来，惊喜的看见了熟悉的一双身影。

“啊，灭明大哥--啊--咕噜咕噜--”一双大手不留情的重新将她压进水里。

温暖的水飘荡在她四周，那双男性的手圈住了她。除了水的温度，还有他的温度，全都将她包裹在其中，几乎要以为从今以后这就是属于她的世界。

阳光投射在浴池的水波上，她挣扎了几下，黑发与脸蛋全湿了，不解的瞪视着南宫扬。

“忘了你没穿衣服吗？”他低沉的声音里有几分责怪。

她陡然间脸儿一红，呛了几口水后，重新站稳了脚步。看到了同一阵营的熟人，她兴奋得忘记自己还没穿上衣裳。她躲在他背后，双手紧抓着他的背部肌肤，在不经意时选择依靠他。

东方灭明将一切看在眼里，抿着唇笑着，跟妻子互看一眼，之后挑高眉。“啊，这里不是开放参观的吗？”他假装迷糊的问道。

“如果你肯付项上人头当参观费的话，或许我可以考虑考虑。”“听听这是什么语气，我可是受到邀请，前来参加你的婚礼，怎么你一脸想赶人的样子？”他继续挑衅，很愉快看到南宫扬出糗的样子。

“嫂子，不管管你老公吗？我很怕自己会忍不住杀害婚礼嘉宾。”南宫扬转向宫嫫柳求情。

宫嫫柳淡淡笑着，没有说话，知道他们一向习惯互相取笑。她比较担心水里的绛萝会着凉，转身到行云斋里找寻干燥的衣衫或毛巾。虽然是温泉，但是初秋天气已转凉，在水里待久了总是不好。

“我没想到你动作会这么快，在行动电话里，绛萝只说她绑了你要回豫园成亲。而我火速赶了过来，却跟青帮的长老们一同欣赏到了水底鸳鸯的洞房花烛，难道你连拜堂都省了吗？”东方灭明微笑着。

“女方很急切，我只好从善如流。”他回答，睨了一眼半蹲在水池中、双手护胸的绛萝。

高大的身躯挡住她的赤裸，对于这个小女人，他有着深深的占有欲。那柔软的身段，就算是拜把大哥，南宫扬都不容许他窥见。

“你打电话通知灭明来的？”看来这小女人是打定主意了。

她点点头，皱着小巧的鼻子。“人多热闹嘛！再说那些老骨头不好应付，我总要找人充充场面。”凉意袭来，她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

他皱起浓眉，有些担心的看着她潮湿的长发。伸出手，他轻抚着她的发，黝黑的手掌抚着雪白的脸蛋，更烫那有些冰凉的肌肤，带给她些许的温热。

绛萝有片刻的怔忡，没有料到他竟也会有如此温柔的举动。她习惯他

的漫不经心，以及嘲弄，但是如此温柔的动作是前所未有的，她的心意外被触动。纵然知悉两人灵魂深处有着相似的因子，但是她的心仍旧充满了不确定，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接受她，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淡漠无情--那些不确定的迟疑，似乎在他这个轻微的举动中融化了。

她微笑着，美艳的脸蛋漾出甜美的笑容，也伸手覆盖住他的手掌，修长的小手将他的手拢在其中。在这最诡异的场景里，他们仿佛交换了某种神圣的诺言。

“还笑？你都快着凉了，还笑得那么开心？”宫嫿柳柔柔的嗓音里有着些许责备。

一件毛巾先去了下来，落在南宫扬的头上。“阿扬，你先起来，再待下去，你们都会感冒。”她实事求是的命令道。

南宫扬晒然一笑，拿下毛巾，往前走了几步，俐落的上了岸，用毛巾简单的包住身体，往行云斋里走去。

绫萝低着头，视线不敢跟他的身躯接触。想到刚刚两人之间有多亲密，她的脸再度变得嫣红，若不是被众人的到来打断那场亲昵缠绵，她难以确定是否能有理智，说不定就在这池温泉中将自己给了他。

男女情欲对她而言是陌生的，但是她对于南宫扬的抵抗力几乎等于零，心中有着惊慌，也有着冒险的刺激。

“你还想瞪着那池水多久？”宫嫿柳带着笑问，将毛巾与浴袍摆在岸上，礼貌性的转过身去。

绫萝扮了个鬼脸，轻松的一跃就从水中跳了出来。赤裸的身躯在接触空气时，让她寒冷得发抖，更格外想念他那温热的手掌。她急忙的用毛巾擦擦身子，很快的穿上浴袍，将自己包得像颗粽子。

“少主。”竹门旁出现两个仆人，手上捧着一个雕盘，陈旧而精美的凤冠霞帔摆放在上面。“周先生的意思是婚礼之事不宜过迟，而且又正好有少主的好友来访，选日不如撞日，老爷子请少主换上衣裳，就在今日与周先生成亲。”怒气在胸臆间翻滚，绫萝硬是压了下来，她深吸几口气，勉强做出镇定的表情。

“把东西放下，我会请人替我穿上。在我走出这里前，全部的人撤出行云斋，再不准有人接近。”挥退了仆人，她嫌恶的看着凤冠霞帔。

宫嫿柳将衣裳拿了起来，对上面的刺绣感到吃惊。衣衫很古老，但看得出来经过细心保存，大概是青帮内的旧物，特地翻出来给绫萝当嫁衣的。

“你真的就是冥王？”放下衣裳，她好奇的看着眼前亲如姊妹的绫萝。

认识绫萝两年多，从来都当活泼聪明的她是自家的妹妹，压根就无法将这个吃早餐时常不付钱的赖帐姑娘，与权势惊人的冥王联想在一起。宫嫿柳是知道她聪明，是知道她鬼点子奇多无比，但是怎么想得到她竟还扛着这么一个不得了的身分。

绫萝不情愿的点点头，把玩着浴袍的带子，在一旁坐了下来。

“当初在暗地里救我一命的人，大概就是你了吧？”宫嫿柳问道，再度想起前些日子的风浪。

纵然有冥王帖的下命帮助，以及几个出色人物的保护，她还是暴露在危机之下。在最危急的时刻，有人放了冷枪，解决了疯狂的杀手。事后灭明曾经提起，猜测那人是冥王派出的暗棋，怎么也想不到暗中保护她的，竟是冥王本人。而更想不到的，是绫萝的身分。

“柳姊姊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。原先我已经放弃了冥王的名号，跑去小社区里藏了起来，跟你熟识后，谁料会得到会发生那些事情。见你危险，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。”她猛摇头，黑发凌乱，模样有些狼狈。“其实我恨透了这个名号，就被绑在高位上，什么也不能做，还要遭人摆布。”就算她聪明过人，终究远是个年纪轻轻的小女人，过多的包袱只会扼杀她眼眸中的光亮。

转过头来，她有些撒娇的攀着宫嫫柳的手。“柳姊姊，相信我喔，我不是有心要隐瞒身分，只是让你知道了我的身世，只会为你带来危险。”虽然知道有灭明大哥在，谁也动不了柳姊姊，但是青帮的敌人如此多，她不想连累旁人。

“我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有自己不为人知的真面目。”她淡淡的笑着，想起不久之前她也是如此，隐瞒着真正的身分，唯恐旁人知晓。

绫萝愣了愣，喃喃低语，“逢魔时刻。”方才探询着南宫扬的真正面貌，她提起了这个诡异的名词。她无法明白，怀疑这句话的意义。

端详精致的凤冠，宫嫫柳小心翼翼的将雕盘移开了些。“你真的打算嫁给阿扬吗？我只习惯你们吵吵闹闹的，想象不到你们竟会如此快速的打算成婚。”她从灭明那儿听到一切，心中始终觉得有些不妥。这对男女都是她的朋友，而眼前的情况实在荒谬过了头。“绫萝，你要想清楚，婚姻不是儿戏。你跟阿扬要是两情相悦，我愿意乐观其成，但是只是为了青帮的压力而结婚，这太诡异了。”绫萝叹了口气，摸摸凤冠。“这是我所能想到最好的办法，刚才那些老骨头的态度你也见识到了。而周衍冉更可怕，他只想着重要与青帮结盟，根本不在乎他所要的是怎样的女人。”视线游走到竹门，南宫扬正在竹门之内，她的心有些徬徨，像是正在期待着能够快些再见到他。“要是不硬着头皮把南宫扬绑到这里来，强逼着他娶我，我就真的要嫁给那个皮笑肉不笑的周衍冉。”若非情势逼人，她也不想如此。与他之间还有难以界定的感觉，每次见到他，就有些困惑，那些倾慕如此清晰，而离爱恋偏又还有些距离，她原想放任自己慢慢摸索，或许还可以在他眼眸里觑见一些他对她的宠溺，猜测着他的心思。

但是她已经没有时间了，长老们逼着她嫁人，若是怀着对南宫扬的倾慕嫁给旁人，她岂不是会痛苦一辈子？“阿扬的意思呢？”“他答应了。”想起他答应时的情形，她不由自主的握拳，想着那令人羞窘的画面。

他赤裸的身躯、低沉的嗓音、或慵懒或严肃的黑眸她想得脸色烧红，只能用些微冰凉的手覆住脸颊，想着要冷却一下温度。这么一动作，却又想起他触摸她的模样，那黑眸里充满着情欲的火焰。她喘了几口气，只能猛眨眼睛。

一切的模样，宫嫫柳全看在眼里。她不再为这一对男女担心了，或许仓卒成亲真的是情势所逼，但是看绫萝的一举一动，俨然就是恋爱中的小女子。

而散漫成性的南宫扬既然会答应成婚，自然也是对绫萝有情才是。认识他这些年来，明白他有多么随心所欲，不可能被人逼迫做任何事情，会甘心与绫萝绑在一起一辈子，或许也是他愿意承认这个小女人有着特别之处。

纵然一切都未明朗化，宫嫫柳脸上已经带着了然的微笑。她拿起雕盘上的梳子，开始仔细的帮绫萝打扮。

仆人端来佳酿，之后沉默的退下。

“知道你是在洗澡时被拖出来的，没能来得及带衣裳，你的仆人很有心，苦着一张脸求我替你带衣服来了。”东方灭明的头微微一偏，指着床上那套熨烫得平整的西装。

“难得还有一个有些良心，回去帮他加薪就是。”南宫扬半开玩笑的说道，换上衣衫。

东方灭明看了一眼四周，来到案桌旁，很是感兴趣的看着几张空白的冥王帖。这是古老的青帮中执行最高号令的帖子，各界接到此帖没有敢不听从的，就连他的父亲，那个富可敌国的商业帝王东方旭，都对冥王帖言听计从。

这也是前代冥王的诡计吗？竟将冥王之位转交给少不更事的绫萝，外界再怎么猜测，也不可能知道，青帮的现任首领竟是个年纪轻轻的小女人。

“你答应绫萝的要求了？”东方灭明抬起眼，感兴趣的问。

他对拜把兄弟的决定很是好奇，这么多年来，知道南宫扬身边从不缺乏美女，但是也不曾见过哪个女人挽留得住这个浪子。那层荒唐形象的假面具十分成功，所有的好女人全都聪明的躲南宫扬远远的，只有绫萝像是全然不知惧怕，成天跟着南宫扬打转。

东方灭明不是没有看出南宫扬对绫萝的态度不同一般，只是无法想象好友竟会如此冲动的答应这项婚约。难道在他不注意的时候，这两人的感情已经进展得这么神速了？况且南宫扬与绫萝都不是普通人，这桩婚姻会震惊许多人，代表着南部各大族与青帮势力的结合。

“我拒绝过，但是那小女人赏了我后脑勺一个酒瓶子。”南宫扬倒了杯酒，坐回竹椅上。“我清醒过来后，发现人已经在青帮的地盘上。你也知道绫萝，我若是不答应她，她不知会冲动得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再说，我仔细想想后发现，跟她成婚的确是一个满不错的主意。”撇开她的美貌与聪慧，以及足以与他匹敌的勇气，还有青帮所掌握的重大权势。他会选择与她成婚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她能够看穿他的心。这么多年来，她是少数几个看穿他真面目的女人，而且是唯一让他动心的女子……东方灭明走了过来，挑眉浅笑着。“问题是，你们两个人的决定似乎不太能算数。

那些老人家可是全体投反对票，纵然绫萝只是个挂名的冥王，但是他们还是不会让你顺利的要走青帮的领袖。”“绫萝当初被拱上冥王之位，其实就是那些长老所算计的。他们打算以冥王的联婚来达成振兴青帮的目的，而周衍冉就是他们挑出来的乘龙快婿。”南宫扬的目光转向竹门，隐约听见浴池里传来的低语声，深沉的黑眸蓦然间变得柔和了。

手掌上还有她的温度，以及她所特有的那缥缈的香气。他们在浴池里交换了某种承诺，当眼神与眼神交会时，一切都不需再言语。他们找寻到了彼此，今生在世上最相似的灵魂，再多的借口与逃避都是枉然。荒谬的情势逼得他们必须尽快成婚，但从初识的那天起，心里就惦记着对方的身影……那些绵密而潜藏得太深的情愫，让她在危急时，第一个想到他；也让他不论如何都拒绝不了她，答应了要娶她为妻。

南宫扬这一生中，任何选择都是经过缜密思考的，唯独遇上了她，他的冷静与理智就消失大半。面对今生最重要的选择，他竟然如此轻易的就答应，承诺与她共度一生。

又饮了一口酒，他有些困惑的发现，自己正因期待看见她而有些不耐。

东方灭明也倒了杯酒，优闲的走到好友身边。从外在看来，他无疑此南宫扬沉稳，也此南宫扬危险。但是甚少有人知道，南宫扬其实是一柄不轻易出鞘的刀，平日的慵懒在遇见危机时，会转变为最锐利的攻击者。

“别小看青帮的长老们，虽然现在全都年老体迈，但是能走过那段动荡的乱世，这些老人家都是不可小觑的人物。”他叮嘱着。

南宫扬抬起酒杯，晃动其中的佳酿，薄唇上有着浅笑。“这点我自然知道。刚刚在浴池里被逮个正着，我仔细看了看，发现人群中有好几个怪面熟的，原来都是以前在课本上读过的民族英雄。”跟课本上的陈旧照片略有出入的，是这些英雄都老了很多。

竹门里走出两个袅袅的身影，男人的谈话暂时中断。

宫嫫柳带着笑，直接走到丈夫身边，将手放进丈夫等待的手掌中。跟在她身后的，是穿著霞帔、将凤冠随意提在手上的绫萝。

她低着头，蹙着弯弯的柳叶眉，忙着打理这一身繁复的装扮。从小性子就野，她习惯了简单的穿著，何时曾碰过这么复杂的衣服。衣衫不是能蔽体就好了吗？何需又包又裹的，把喜气洋洋的新娘子弄得像是颗粽子？这身衣衫看来很有些年代了，要是她一个不小心扯坏了，那些老骨头会不会说她破坏国宝？细致的朱红色云肩，绣着并蒂的莲花，用暗色盘花铂扣在颈间，四周编织着瓔珞。

云肩下是红绸霞帔，里面穿的是紫色的绸子，也是精工绣制出大朵牡丹，嫁裳之外披着珠帘，每一颗珍珠都泛着粉红色，大小一致，看得出是高价骨董。领子很高、很复古，套得她有些不习惯，水葱似的手指直往领口扯。

绫萝专注着与领口奋战，忘了脚下的嫁衫长过头，一个不留神，她踩着了嫁衫，挣扎着往前倒去。

连惊叫声都还没喊出口，一双男性的坚实手臂将她接个正着。她跌进一个宽阔的胸膛，闻嗅到那熟悉的男性气息，她的脸再度红了起来。凤冠危险的也落进他的手中，没有被她丢出去，珠冠上的细翠凤凰晃动着。

一秒前他还坐在竹椅之上，下一秒钟高大的身影一晃，闪身就来到她的面前，稳稳的将她拥在怀中，速度快得令人匪夷所思。就连青帮里的高手，身手都没他这么矫健。

这家伙果然深藏不露，平时的他看似慵懒，但是刚刚泄漏的步法，看得出武术基底也十分深厚，绝对在她之上。

“小心点，别还没能跟我拜堂，就先摔伤了。”他的语气里带着笑，还有某种地分辨不出的灼热。

仰起头看进他的眼睛，她不觉一愣。那些慵懒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仿佛燃烧般的情潮，专注而深切的看着她，让她有些慌了手脚。不是很明白他眼神中的含意，她只是手足无措的想着，他的眼神让她觉得她似乎很美、很女人……“我能够自己站好。”无法继续迎视那双眼睛，绫萝挣扎着想要自己站好。

“原谅我必须怀疑你，不过穿上这身古装，你显然连路都不会走了。何不让我来帮助你？”他嘴角勾起邪气的笑，不由分说的将她抱起，迈开脚步

回到竹椅上。

她的脸是通红的，将凤冠放在胸前。多希望能够像古代的新嫁娘，在脸上蒙着一层纱，好避开他那灼热的视线。她发现自己在他的目光不难以呼吸，颈间的领子似乎更紧了。

东方灭明微微一笑，看着笑靥如花的妻子，心里变得柔软了。

男人不可能永远强硬，总会在遇见某个女子时，宛如被水穿透的石，承受内心最大的冲击。知道自己不是无敌的，一个小女子就可以让自己慌乱，从此随着她的一颦一笑而成悲或喜。

不论是他，或是南宫扬，都遇上了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。

只是，南宫扬显然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就如童话中的通则，想要抱着公主远走高飞，是必须先突破公主身旁的重重关卡的。

“你打算怎么做？”南宫扬问。

“我们先在点春堂成婚。冥王的婚礼必须在点春堂完成，否则不被青帮所承认。”她深吸几口气后开口说道，声调仍有些颤抖。如此坐在他的大腿上，感觉格外的亲昵，他的分毫举动，她都能够感觉得到，就连他的呼吸，她都能够知晓。

想要避开这么亲昵的状况，她的身子缓慢的往下滑去，妄想着要离开他的腿上。但是移动不到几吋，腰上陡然多了一股压力，制止住她的行动。

“放我下去。”她嘶声说道，知道那是他的手掌。

无法想象这个男人有多么胆大妄为，他的手竟然穿过珠帘，伸进嫁衫里，悄悄解开了几个盘花钗，直接握住她赤裸的腰。她因为身躯的接触而轻喘着，感受到他掌上传来的温度，熨烫了她的肌肤。若不是仍有旁人在场，她怀疑他会当场把她好不容易穿上的嫁衫给剥下来。

虽然旁人看不到她的窘境，但是亲密的状态有增无减，她的心跳得好快，手抖得几乎拿不住凤冠，珠冠上的铀翠凤凰也在激烈颤动着。颤抖的时候，被在身上的珠帘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
他的嘴角带着邪笑，上半身往前倾靠，直到唇落在她的耳边。灼热的气息吹吐在她的耳畔，他满意的看见她的阵阵轻颤。

“为什么？不喜欢坐在我腿上吗？我们即将是夫妻了，你总要习惯我，不能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。”他微笑着说道，手掌握着她的纤腰，再度惊异于她肌肤的柔滑似水。

他的手不想杂开她。

她努力的摇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心中开始怀疑，嫁给他真的是明智之举吗？若是周衍冉，最多控制她的行动，而南宫扬却会控制她的心，她或许该离这个能够掌握她的男人远一些。

“阿扬，娶这个新娘可不简单。青帮的长老们，还包括前任冥王，都不同意你做绫萝的丈夫，他们挑选出来的人是周衍冉。而周衍冉的态度也十分坚决，他满心只想着要与青帮合作，不会因为绫萝的言行而退出。”东方灭明看着好友，眼神严肃。

绫萝趁着谈话的时候，不着痕迹的将衣衫下的手拨开，颤抖的小手将嫁衫拢住，火速的扣好盘花钗。回眸瞪了他一眼，却只看见他清眼的邪气。

“长老们要的，是一个能够对他们言听计从的新郎。”她调匀了气息，将凤冠搂在胸前，不去理会南宫扬。

如影随形般，他不死心的又靠了土来，这一次是靠在她的发边说话。

低沉的声音从其后传来，吹拂她为了戴上凤冠而刚刚盘起暂好的柔软黑发。

他将她的反应看在眼里，缓慢的微笑着。“那么他们显然找错人了，周衍冉不是一个会乖乖听话的人。”他仍直记得那双别有深意的眼眸，像极了那些曾经交手过的智能型罪犯，表面平静，其实内蕴着最可怕的野心。

绫萝惊讶的唇儿微张，转头看着他。“周家从许久之前就与青帮有着渊源，长老们看着周衍冉长大，认定了他只是个书呆子。”“那么，你认为呢？”他询问着，手滑进她的黑发中。

她沉吟半晌，咬着丰润的唇。“我只在小时候见过他几次，再见到他时，觉得有些不对劲。”又想了想，她果断的说道：“他的眼睛很诡异，不是温和的人该有的。”南宫扬嘴角的微笑更深，她的回答证实了他的想法，也证明了这个小女人不会让他失望。能够看穿他的伪装，她的眼力当然不会弱到哪里去，必定能够看穿周衍冉平静的外表下，其实包藏着诡异的心思。

东方灭明点点头。在进豫园后，他也看出了周衍冉的诡异之处。这个周家的继承人，曾经在某些公共场合出现过，从不曾跟台面下的势力有过任何牵扯。但是一个过去干净如水晶、与特务界没有关系的人，反而更可能是阴谋的筹画者。

“不论如何，周家的影响力不容小看，我们还是小心为上。”看一眼有些担忧的妻予，东方灭明温柔的稍微用力握紧了她的手，让她安心些。

“我想，你的那些长老们，包括你的祖父，这次大概是看走眼了。周衍冉不是柔顺的羊，他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，就等着你们引狼入室后，他会露出真面目，将青帮啃食殆尽。”南宫扬缓慢的说，身子终于往后靠去，双手却仍旧放在绫萝的腰上，脸上难得有了严肃的表情。

青帮近几年虽因为时代的变迁，不再如以往那般有着呼风唤雨的能耐，但是古老帮会的影响力仍直无远弗届，青帮所掌握的人脉关系，以及无法计算的资产，都是旁人所垂涎的目标。

而绫萝本身，或者是她的丈夫，都有权动用这一切宝藏。迎娶了她就等于是得到宝藏的钥匙，也难怪周衍冉不怕会绿云罩顶，看见了她裸身与男人在浴池内相拥，却仍旧坚持要与她成婚。

南宫扬抬起眼，黑眸更深、更幽暗，彷彿锁住最纯粹的黑夜。他笔直的看向好友，坚定的开口，“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东方灭明微笑着，举起与妻子交握的手。“反正我还欠你这个媒人一个大礼。有话直说，我乐于从命。”他的父亲东方旭是特务界中少数能与冥王齐名的“东日”，创立打击犯罪的“鬼魂”组织，这个庞大的组织有着最精密的情报网，能在短时间内得知一切。以朋友的身分，他应该义务帮忙，更何况南宫扬还曾经是他与妻子的媒人。

“找出关于周衍冉，以及周家这几年来的详细资料，我总觉得这个男人有古怪。”南宫扬若有所思的用下巴摩挲绫萝的发丝，眷恋着她肌肤相亲的奢华感觉。心中翻腾着最混乱的思绪，却在贴近她时，意外的平静下来，他可以冷静的思考关于外界的一切。“模样不对了，但是那种神态让我想到某个人，尤其是那双眼神--”闭上眼睛，他思考着。

“谁？”绫萝好奇的问，忍不住转过头去，没有发现两人此刻靠得好近。

呼吸交融在方寸之地，就在他的怀抱中，这儿成为她所属的世界。她有些惊慌，却有更多的期待，心如擂鼓，愣愣的看着他。

南宫扬黑眸一睁，宛如黑曜石般的精光迸射，那模样像是看见猎物的

猛狮。

“一个很出色的敌人。”他带着笑回答，笑意里却有几分残酷。

他是在白昼里收敛爪子的狮手，只有在夜深人静、旁人窥探不见的时刻，才会泄漏出那矫健的身手，以及危险的性格。

她看得痴了，疑惑他究竟还有多少种面孔。她只是窥见了他的真面目，但是属于他多变的模样，她还没有看透，更无法去理解。

不过不急，她不是就要嫁给他了吗？或许她有一生一世的时间，能够长久的伴着他、了解他。想到这里，内心深处不曾被触动的隐密角落仿佛有什么东西碎裂了，流淌出温暖甜蜜的液体，弥漫了她的魂魄。

东方灭明与宫嫫柳相视一笑，没有打扰两人，从容往行云斋外走去，想先前去点春堂。纵然或许会遭来那些老人的大力反对，不过好友的婚礼，他们怎能错过。

南宫扬的手抚过她的黑发，轻柔拿过凤冠，替她戴上。这是他的新娘，即将与他拜堂成亲的女子，今生就要相依的度过。想起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，他忍不住微笑着。怎料得到，当初那个眼中带笑的活泼小女干，竟就是上苍帮他安排好的伴侣？凤冠是沉重的，细碎的珠子悬成类似面纱的垂帘。她无法呼吸，只能轻喘着，紧抓着他，依附这个男人，透过垂帘看他，有些恍惚。当垂帘被缓慢拨开，她的心急切的跳着，仿佛初次看见郎君的新嫁娘，长长的睫毛颤动着，许久后才有勇气抬起眼来。

温柔的吻悄然落在她的脸上，带着灼热的气息，不似温泉中那么霸道逼人，反而类似永恒的承诺。在某些时刻，他温柔得不可思议，仿佛将她当成最珍贵的宝物，怕会碰坏她，准备此生都将她珍藏起来。

绫萝不敢呼吸，屏息看着他。他的眼愈来愈近，她温驯的闭上眼，等待着他的吻。

门外传来一声惊叫，以及争斗时的接击声，惊醒了春意正浓的两人。

她睁开眼睛，警戒的看向门口。两人几乎在同一瞬间动作，她又再度见识到南宫扬的身手，他转眼间就已经冲出门外，而她一身绊手绊脚的装扮，还加上沉重的凤冠，只能勉强小跑步，在后面努力的跟着。

门外围着许多身穿黑衣的男人，全都冷着脸，其中两个抓住了脸色苍白的宫嫫柳，而愤怒的东方灭明则快速的撂倒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。一个东方灭明就已经够吃力了，而南宫扬一加入战局，这些号称青帮菁英的男人就兵败如山倒，虽然人多势众，但是很快的就已经居于下风。

“全给我住手。”绫萝站在门前，愤怒的命令道。

看见属下竟敢攻击宫嫫柳，她气得双手握拳，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。那些男人听见命令时愣了愣，相互看了一眼，神色有些迟疑，不太知道该怎么办。她更愤怒了，往前走了几步。

“没听见我的命令吗？我说过所有人撤出行云斋，而你们竟然还敢埋伏在门外，对我的客人无礼。”她捏紧手，突然很希望跟爷爷一样，手里有根拐杖可以挥，加强语气之余还可以吓吓这些不听话的家伙。

黑衣人中有人走上前来，恭敬的鞠躬，语气却十分坚定。“少主，这是老爷子的命令。老人们希望少主能在今日成婚，也希望婚礼能顺利，而这些人会阻碍婚礼的进行。”又是老爷子！又是老人们！

绫萝已经受够了，那些人妄想要左右她一辈子，不顾她所作出的决定，坚持要她嫁给周衍冉。气到了极点，脑子反而冷静下来。她弯唇冷笑着，与

生俱来的威严流露无遗。

“我这个少主的名号难道是挂假的？怎么说出口的话没有一个人肯听？”黑衣人们的脸色更加难看，有几个后退了几步，却仍旧抓着宫嫿柳不放。他们不敢伤害这个女人，一来是惧怕少主的愤怒，一来是眼前的这两个男人让他们心生恐惧。看两个男人的眼神，若是伤了她一根汗毛，他们全体大概都要下去陪葬。

“少主，这是老爷子的意思。这位南宫先生，以及两位少主的客人，全都不许进入点春堂。请少主别为难我们。”绫萝缓慢的深吸几口气，走到南宫扬的身边。她知道自己不能向属下出手，更知道就算自己出手，大概也是被扛着进点春堂的下场。

南宫扬低头对她微笑，那笑容如此漫不经心，但慵懒的微笑也掩饰不了他眼中野蛮的笑意。“别担心，这些人还阻止不了我。你先去点春堂，我随后就到。”短暂却彻底的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前吻她，之后将她推出怀中。

“阿扬。”她迟疑的喊他，知道他跟灭明大哥有几分斤两，所以心中的担心不是针对他们，她反而比较担心这些青帮的菁英会被打得七零八落。“他们只是奉命行事，不要将他们伤过头。”看到他眼里的野蛮气息，她不太确定这些属下能够安然无恙。

一个黑衣人从后扑了过来，南宫扬俐落的赏了他一拳。男人砰地一声，颓然倒地不起。其它人开始脸色发白，却仍然奋不顾身的上前，执意执行任务。

“我自有轻重。”他咧着嘴微笑，转眼又撂倒了好几个。

绫萝摇摇头，跃过几个昏倒在地的部属，往点春堂的方向跑去，一边还在心中为这些属下祈祷着。或许她能够快些到达点春堂，说服那些老骨头收回先前的成命，也免得这些帮内菁英遭到无妄之灾。

身后不断传来打斗的声音，她提着霞帔的下摆，快速的奔跑着，身上的珠帘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应和着穿过豫园的暖暖和风。

6

行云斋前的气氛凝滞着，黑衣人们全都冒着冷汗，原本抓着宫嫿柳的几个，在东方灭明的瞪视下，全都乖乖的松了手。

克尽职守的黑衣人们前仆后继，想要制伏这两个宛如野兽般的男人。无数的人扑了上去，却全都被轻而易举的挡回来，不是被打伤，就是被打昏。

“灭明，阿扬，不要伤人。”宫嫿柳徒劳无功的喊着，眼看两人愈打愈起劲。

东方灭明一个旋身，身手如蛟龙，行云流水的拳法打得漂亮，轻巧的来到妻子身边。

“我没有伤人，我只是--”猛然出了一拳，正中对方的鼻头，将对方打得昏厥。

他露出笑容，很是无辜的看着妻子。“我只是打昏他们。”南宫扬冷然微笑着，没有几个有勇气近他的身。

众人都隐约的感到他四周所辐射出来的危险气息，压迫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。长老们不是说，只要注意东方灭明，而南宫扬只是个绣花枕头吗？为什么他们感受到的压迫感如此强烈？那双黑眸里带着冷到似冰的平静，能够冻结旁人的动作，甚至连攻击他的勇气都没有。

他迅雷不及掩耳的出手，封喉锁扣，直取对手的咽喉，只要轻轻一旋手就能使人毙命。然而他只是露出淡笑，轻松的捏晕手中败将，不继续逼杀。

原先的慵懒气息尽褪，缓慢显露出的是他埋藏得很深的本性，而那危险得教人无法喘息。

其中几个黑衣人甚至在想着，这样的男人似乎才足以匹配青帮的冥王。

简单的打斗后，高低立现，黑衣人们喘息着站在一旁。

“还有人想试试拳脚的吗？”南宫扬邀请似的说道，满不在乎的微笑着。“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麻烦请让开，我还准备赶着去拜堂，这良辰吉时可是不能耽搁的。”“阿扬，别挑衅，这些人只是奉命行事。”宫嫿柳淡淡的说，拍拍身上的灰尘。虽然被擒抓住，但是这些黑衣人对她十分礼貌，没有贸然伤了她。

“嫂子，你变啰唆了。”他喃喃抱怨。

东方灭明哼了一声，悄悄的说道：“你还没见过她真正啰唆的样子。”这就是男人，打到兴起，什么顾忌都忘了，要他们理智些，竟然还嫌她啰唆。宫嫿柳睨了丈夫一眼，虽然欣喜于他奋不顾身的拯救她，但是也不悦于他的缺乏冷静。

“他们人多势众，就凭你们两个，应付起来已经不轻松了，要是他们再搬出什么救兵来，难保你们还能打赢。”她不留情的泼两个男人冷水，对他们的拳脚提出质疑。

南宫扬可不服了。“嫂子，不要杞人忧天了，我还会怕他们什么呢？”他傲然的微笑着，黑发有些凌乱，看上去意气风发。

言犹在耳，有某种骚动，由远而通，从远方的草皮处传来，穿过宽阔的豫园。纷乱的奔跑声，杂带着喘息声，还有着兴奋的吠叫声。

东方灭明的视线从远方收回，缓慢的转向妻子。他的妻子正咬着唇，无法决定是要担忧还是大笑出声。

南宫扬的脸色刷地变得苍白，原先的傲气与冷然全都消失了，俊朗的面容一片雪白，还在冒着冷汗，他极缓慢、极缓慢的转过头，睁大了眼睛搜寻着声音的来源。

目光紧盯着那些迅速移动、吠叫不停的动物，他的所有恐惧在此刻得到证实。

顺手抓起一个黑衣人，他凶恶的发问，手竟在发抖。“那是什么？”黑衣人猛眨眼睛，一头雾水的挣扎着喘气。“那是豫园里所养的狗，平常这个时候都会放出来溜达训练。”他困难的转过头去，怀疑何时曾看过狗群如此的兴奋。“但是狗儿的训练地在豫园的另一边，他们不应该冲来这儿的。”他疑惑的说道，冷不防颈子一松，人已经被松开。

“早跟你说过，话不要说得太满。”宫嫿柳无可奈何的说道。

南宫扬脸色苍白的摇头，之后迈开修长的腿，恍如风驰电掣般，没命似的开始奔跑。

跃过无数个目瞪口呆的黑衣人，他依照着绫萝先前离去的路径，快速的逃离现场。

所施展的身手，让在场的众多好手全都看傻了眼。

无数的狗儿兴奋的追赶着，丝毫没有理睬愣在原地的众人，经过时卷起了大量烟尘，又带着那股烟尘而去，兴奋而愉快的追赶吠叫着。

宫墙柳抿着唇儿不敢大笑，想起初次见到南宫扬时，他也是这等狼狈模样。这种场面，不论看多少次，都会让她笑弯了腰。

是的，这位南部各大族的族长，手握惊人权势的南宫扬，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弱点。

他怕狗。

非常非常的怕狗。

才半晌没注意，豫园内就已经处处张灯结彩，到处挂满了红绸以及精致的宫灯。绫萝奔跑着，这身朱红的衣衫让她无法施展手脚，而头上的珠环翠绕更是沉重得让她好几次险些摔倒。

经过一处转角，她提气凝神，专注的奔跑，没有留心到四周。一个不小心，跟捧着花果雕梁的仆人撞了满怀。

“少主。”仆人惊呼着，险险让开一步。

青帮内人才济济，仅是一个仆人，脚下功夫也了得，简单的避了开来。仆人高捧着雕盘，惊讶的看着已经摔趴在地上的绫萝，娇小的身躯淹没在朱红色绸缎里，看来十分狼狈。

她恶狠狠的抬起头，凤冠歪斜的戴在头上，俏脸上蒙了灰，一双大眼闪烁着焦急与怒火。“给我让开些。”她低喊着。

仆人满怀委屈的嘀咕，不敢违背少主。回廊上霎时间像是被摩西劈开的红海，空出一条笔直的遭路。

绫萝挣扎着爬了起来，不去看四周正在窃笑的仆人，咬牙在点春堂的方向前进。反正她这个少主当得本来就不是很有尊严，仆人们对她的喜爱多过于敬重，早看惯她狼狈的模样，她也不怕在众人面前出糗丢脸了。

一个脸上带着笑的仆人高捧雕盘，把她当成是迫不及待的新娘。“少主，拜堂的良好吉时还没到，您可以不用那么急……啊……”鲜红的大苹果笔直的塞进他还能继续调侃的嘴里，将那张闯祸的嘴塞住。

“再说看看，我可以请你吃别的。”她轻柔的说，脸上带着危险的笑容，顺手再拿起别的水果。

仆人咬着苹果，汗流侠背的猛摇头，惊恐的看着少主手上的菠萝。新娘娘打扮的少主虽然美丽得教人移不开视线，但是眼眸里的怒意却也十分惊人，看来传言耳语是真的，少主的确不想嫁给周家少爷。

该死啊该死，仆人开始悔恨不懂察言观色，如今被少主赏吃水果，其它的仆人没有半点侠义精神，有鉴于他可怕的下场，全都有志一同的在转眼间闪人。

眼看威胁已有效果，绫萝把菠萝摆在仆人的头上，拎起裙摆又往点春堂奔去。

仆人冒着冷汗站在原地，不敢妄动分毫，就这么咬着苹果、顶着菠萝直挺挺的站着。

眼角瞄见少主愈跑愈远，他欲哭无泪的发出模糊的呻吟。

推开点春堂的雕花木门，绫萝百喘气。平日的运动量虽然十分充足，

而拳法武术等也没有荒废，但是穿著这一身嫁衫，头上还顶着沉甸甸的凤冠，简直就像是参加负重奔跑赛。

点春堂内也被缠上红绸，香堂前依照古礼，用烛台三对、香炉三座奉于案桌上，点燃香烛上告青帮的历代前辈先烈。云母石桌、酸枝座椅以及太师椅都被撤下，老人们全都谨慎的立在香堂前，在烛光的辉映下，每张满是皱纹的脸上都充满着期待。

古老的仪式在青帮内十分重要，而冥王的婚礼更是帮内难得的大事。此次的婚礼又不同以往，关系着青帮的振兴与否，老人们自然是投注全副的心力，将所有家传古物全搬了出来。

绫萝背脊发凉的看着穿戴青帮衣衫的周衍冉，知道这些老骨头是当真的。他们真的打算不顾她的决定，总她嫁给周衍冉。她的手抓紧绣着云彩的嫁衫，咬着唇看着一切，心中的怒气更甚。

“唐小姐，我等你很久了。”周衍冉缓慢的转过身来，龙凤花烛在他背后闪耀，形成一个诡异的光景。

“等再久都没有用，我不会嫁给你的。”她傲然的走进点春堂，瞪视着周衍冉，以及面无表情的爷爷。“我会在今天成亲，但是只会嫁给我所选择的男人。”她信誓旦旦的说道。

前代冥王不赞同的摇头，没有将她的宣布听进去，反倒对她狼狈的模样皱眉。“这件嫁衫是帮内古物，你怎么半点也不懂得珍惜，一件好好的衣裳，才穿在你身上不久，就凌乱不堪。”“唐小姐年纪还轻，等成婚后，我会好好的教导她。”周衍冉的视线盯住绫萝，缓缓说道，口气温顺而没有半点忤逆。

她气极了，格外想念起南宫扬。她偏开头，不去接触周衍冉的视线，同祖父简单的说道，“我要将驱逐令收回，让南宫扬以及我的客人进入点春堂。”打过招呼，她径自转身，打算走到屋外去下令。

在绫萝没有防备的瞬间，手臂却遭人擒拿住，她诧异的抬起头来。

周衍冉简单的搂住她的手臂，制上了她的离去。那双眼睛隐含着另一种光彩，在此刻已经渐渐展露，首先突破那层平静面具的，是深浓的不耐。

“放开我。”她低声吼叫着。

“你必须嫁给我。”他淡淡的说，拖着她往香堂处走去。

绫萝忍无可忍，以犀利的动作出手。她的拳法虽然称不上高段，但是因为身分特殊，从小就学着练一些特别的反击术，以她这等攻势，周衍冉应该在转眼间倒下。

快速的一扭身，更大的压力却从四周涌来，压迫得她差点不能呼吸。眼前的情况让她难以置信，周衍冉非但没有因为她的反击而倒地，反而更进一步的制住她的一切举动。

如今她全然被他抱在怀中。

她蹙起秀眉，更加觉得周衍冉有些古怪。一个书呆子，温吞成性的男人，应该有此等惊人的身手吗？两人已经来到香堂前，绫萝眼角瞄见香案上摆放着仪式所需的器具，她暂时假装顺从，等算准了距离时，迅速的摆脱箝制。她单手抓起香案上一把古老的匕首，反身面向众人。

香烟缭绕，在香案上的烛火之前，身穿凤冠霞帔的她美丽却也危险。匕首映着烛火，看来格外锋利危险。

“少主。”老人们没想到她会来这招，惊慌的上前拦阻。

周衍冉停下脚步，瞳眸变得深幽，平静的情绪出现了些许裂缝。本以为迎娶冥王这件事情简单得很，谁想得到竟会有如此多的波折，他有了长老们的支持，却仍摆不平这个小女人。他开始感到愤怒。

“你以为用那把小刀就能阻止我？”他缓慢的微笑，笑容阴柔，举步打算上前。

“唐绫萝，在香堂前不许胡闹。”前代冥王忍无可忍的吼道，被任性的孙女气得想昏厥。

“胡闹的是你们这些人，竟要把我嫁给这头狼。爷爷，你为什么就不肯承认你看人的眼光退步了，错将珍珠当顽石，却拿了个赝品回来当成宝贝。”她生气的喊道，发现当提到赝品时，周衍冉的眼睛危险的眯了起来，甚至迸射出杀意。

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，但是绫萝确定刚才绝对没有看错。

她追到窗口，隐约听见外头传来纷乱嘈杂的声音，她心中有些焦急，知道这把匕首挡不了多久。要是南宫扬不能及时赶到，等她被逼着举行完仪式，她的一生就等于是被绑死了。

“夺下她手里的匕首。”前代冥王很着心下令。

周衍冉在同时伸手探向她的手腕，眼看就要夺去她唯一的武器。

口中的惊呼还凝结在喉间，耳畔那原先所听到的嘈杂声却逐渐靠近，来不及分神回头查看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迫不及待的撞开木椽，将年代久远的精致木椽撞得粉碎。

南宫扬撞进点春堂的状况不太顺利，高大的身躯卡在木椽上，狼狈的挣动着，一只狗死咬住他的裤管，愉快的猛摇头，企图咬下他一边的裤管。他一边咒骂，一边猛然抖开那只狗，然而背后更多的狗追兵赶来支持，他头皮发麻的卡在窗椽上难以进退。

他从小就跟狗犯冲，这些狗儿一日一看见了他，就像是看见最有趣的玩具，可以抛下主人、抛下食物，锲而不舍的成群结队前来欺负他。恶性循环下，造成他看见狗，直觉马上拔腿逃走的窘况。他的拳脚可以应付人，却无法对付狗儿。

“该死的，放开我的裤手。”他咒骂着，翻身一踢，将其余的木椽踢毁，抖开正准备咬下他裤子的狗儿，轻巧的一翻身干，跃进了点春堂内。

众人目瞪口呆的看着他，似乎还不太能理解，究竟他是怎么进来的。

“嗨，各位，又见面了。”南宫扬勾着唇，知道如今的形象更是让长老们对他彻底失望。

他的衣衫残破，鞋干被狗咬走了一只，就连裤管都被咬得脱线撕裂，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传闻中那个能够呼风唤雨的南都各大族族长，反倒像是一个很狼狈的流浪汉。

绫萝退后几步，仍旧小心翼翼的看着周衍冉，提防他有任何举动。靠在南宫扬的身边，闻嗅那熟悉的气息，她紧张的心情稍微得到平复，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的，还有他能够帮助她。

“幸亏你来得比我预期的快。”她说道，很显然的松了一口气，拿着匕首在虚张声势。

他露出无可奈何的微笑，看一眼窗外兴致勃勃的想要跃进室内、却被仆人给挡驾的众多狗儿。“临时发生一点状况，所以我决定用最快的速度来到你身边。”绫萝的脸儿微微一红，转过头去看他，诧异的瞪大眼睛。“你怎

么把自己弄成这样？”看见他全身狼狈破烂，像是刚在地上滚了好几圈，原先的意气风发全没了，再加上他慵懒的态度，眼前的他看起来像是个流浪汉。之前与他相处，所看到的全是衣冠楚楚的模样，然而在最重要的今天，他却又偏偏形象全失，不是不着片缕，就是衣衫破烂，无法给长老们一个好印象。

“这里的狗儿太热情了，他们很热心的用利牙检测我的裁缝的能力，看他是否有用心的缝好两只裤管。”他抖抖残破的布料，挑起浓眉，一脸似笑非笑。“看来我是该换个裁缝了。”“你怕狗？”她不敢相信。手握南都各族大权的男人，竟然会怕那些无害的狗儿？他发出呻吟，用手覆盖住额头。“请小声一点，这是我今生最大的秘密。”绫萝看看窗外，再看看南宫扬，抿着唇不知该不该笑。深怕这么一笑，会毁了他的男性自尊，她还要跟他相处一辈子，可不希望在拜堂前就毁了他脆弱的自尊心。

“南宫先生，这是青帮内都的重要仪式，请您不要为难我们，马上离开。”前代冥王板着脸，不悦的看着眼前这对男女。

如此固执的坚持，的确是让他感到佩服。看见孙女儿那坚定的眼神，他逐渐明白绫萝是言出必行，再也不是那个聪明却有些莽撞的小女孩儿。在不知不觉间，她成长了，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子，固执的坚持己见，以勇气与青帮的长老们抗衡。老人心中油然感到欣慰。

只是，欣慰是一回事，事关青帮兴衰，他不能冒险。

“拿下他们。”老人低沉的命令。

周衍冉稳稳的上前一步，目标是站在一旁，看似慵懒，实则蓄势待发的南宫扬。绫萝却抢先挡在两人之间，俏脸上带着甜甜的笑，手中的匕首方向一转，锋利的刀刃竟然抵住她柔嫩的颈项。

“你再上前一步，大概就可以等着娶我的牌位。”她笑得很甜，推着南宫扬追到香案之前。

“德”字辈长老看不过去，皱着眉头上前劝阻。“少主，你要想清楚啊，何必放着一个人模人样的好男儿不嫁，反而要嫁给一个被狗追得没地方跑的孬种？”绫萝的视线瞄向站在一旁、身躯僵硬的南宫扬。她考虑了几秒，用最小的声音说道：“你还有什么隐疾，趁现在一次告诉我吧！”她可不想染上什么奇怪的痛。

“放心，就算有也是不会传染的那种。”他冷冷一笑，对于弱点暴露于众人面前有着不悦。

想他在特务界声名远播，多少歹徒听见他的名号，全都逃之夭夭，不敢找南部各大族的麻烦。怕狗是他这辈子最难说出口的弱点，所有知悉这件事的人都被他软硬兼施的强迫发下重誓，要求不得泄漏，怎么料得到，遇上绫萝之后，身边的事情全都失了控。

雕花木门被推开了，东方灭明以及美丽的妻子缓步走进点春堂。

高大的男人拍拍身上的灰尘，露出危险的微笑。东方灭明已经被气得即将超过临界点，怎么都不能够原谅老人们竟然下令黑衣人擒住宫墙柳。心里已经决定，今天是铁了心要帮南宫扬，一来是帮助好友迎娶美娇娘，一来是报复这些老人一番。

“多谢各位的亲切款待，那些黑衣人很“热情”的照料过我与内人。原来这就是青帮的待客之道，真是令晚辈大开眼界了。”东方灭明语带讥讽的说道。

老人们脸上一阵青、一阵红。青帮长久以来都是以礼相待江湖上的人

士，一旦进了豫园就是上宾，不论如何都不能得罪怠慢，东方灭明这番讽刺，恰巧刺进了他们的罪恶感。

绫萝摇摇头，又退了几步。“看来青帮是真的需要大力整顿了。”她缓慢的说道，视线与南宫扬交缠，在他眼眸里寻找支持。

他懂得她所要表达的，极其慎重的、缓慢的点点头。

她带着坚决的微笑，咬紧了牙，转身面对花烛香案，当着众长老的面，以及古老的青帮香案，仿佛宣誓般，举高了手中的匕首。宫灯的光投射在冰寒的匕首上，更显出刀刃的锋利。

在古老的香案见证下，在那些无形的青帮先烈魂魄的环伺下，她要贯彻自己的选择，不顾众长老的反对，嫁给这个她所选择的男人。

锋利的刀刃挥动而下，在绫萝雪白的手腕上划出一道浅浅的口子。肌肤被划开，微量的鲜血往外冒出，滴落在香案上的景德青花大瓷碗中，碗里盛着香气四溢的陈年高粱，血珠很快的晕开。

“绫萝，你不可以专断独行。”前代冥王想上前，却被东方灭明阻挡住。该死的年轻人，一点都不晓得要敬老尊贤。

“爷爷，你们轻率的决定我的未来，难道就不专断独行吗？”她反问，受了伤的手握成拳。

南宫扬收敛起慵懒的态度，黑眸中流露出严肃的神态。他甚少有这种表情，仿佛世上一切没有需要他用心的，但是对于绫萝，他无法漫不经心。沉默的伸出手腕，他将她娇小的身躯纳进怀抱中，决定这一生要守护着她。她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能够看透他内心的女人。

她抬起头来，两人的视线交缠着，同时许诺着今生。她虽然紧张，持匕首的手却异常沉稳，薄如纸的刀刃划过他的手腕，同样划出一道血痕，血珠也滴入青花大瓷碗里。

“你是我所选择的男人，我所选择的丈夫。”她低喃着，将受伤的手腕轻放在他的血痕上。

伤口对着伤口，血液漫流着，缠绵的交融在一起。从此之后他们就属于彼此，今生就只有对方这么一个伴侣，再也不容许后悔或是背叛，相信对方，一如相信自己。

这是饮血为盟，在同性之间就是金兰之交，而在男女之间则代表着最深切的牵绊。

长老们纷纷发出呻吟，知道一切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。看着这对年轻男女在点春堂内举行最重要的仪式，他们虽然满心不赞成，却也不得不承认被两人之间的气氛所震撼。

周衍冉的眼睛微眯，在无人注意时露出阴狠的笑。山不转路转，就算绫萝不嫁给他，他也还是有办法能够染指青帮。

绫萝端起那碗掺入了两人血液的酒。“喝。”她低喃着，目光离不开他。

南宫扬端过瓷碗，不发一言的饮了一口。

她痴迷的看着，手开始在发抖。仪式十分简单，但是却有最深远的意义，从此之后她就是它的妻子了。还在思索着这个新身分，冷不防身子被他紧紧的搂在怀中，灼热的唇覆盖下来，带着血味的高粱从他口中缓慢的哺进她口中。高纯度的酒让她醺然，而他的攻击也让她措手不及。

他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前吻她，如此旁若无人，热烈得像是两人是独处的--绫萝无意识的闭上眼眸，双手攀上他宽阔的肩，无法拒绝，只能完全的

响应他。

饮血为盟，地老天荒。他们再也离不开彼此了。

7

手腕上的伤被仔细的包扎好，如今绑着绷带，用朱红的霞帔遮盖住。她坐在行云斋内，凤冠上的珠帘垂挂于面容前，让眼前的一切都是模糊的。心是激动的，怦怦地直跳，血液在身子流窜，在经过伤口里，微微的抽疼着，提醒她刚才的那一幕并不是梦境。

她真的已经在青帮的喜事香堂前与南宫扬饮血为盟，成为再也不能分离的夫妻。那简单的仪式有着最神圣的含意，她选择了她作为今生的伴侣。

非关对于长老们的反抗，非关对周衍冉的猜疑，只是凭着从初见的那一刹那心中所涌出的眷恋倾慕。

指腹抚上仍旧有些发烫的唇儿，舌尖不经意的舔过，像是还能尝到酒的气味，以及他的气味。她的心仍旧受到震撼，想起在点春堂的那一吻是如此激烈，他以它的方式宣布了对她的所有权。

“我的丈夫。”她喃喃自语着，心里仍旧不太踏实。

她甚至有些感谢长老们的专断独行，逼得她不得不向南宫扬求救。他会愿意付出今生，答应与她共结连理，是因为对她也有些许情意吧？在那些吻，以及那些拥抱里，她似乎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激狂，带着几乎要淹没她的情潮，紧紧的拥着她……竹门处的红绸被掀开，南宫扬走了进来，沉稳的步伐踏在地上是寂静无声的。他笔直的走到床边，停顿许久，像是在打量着眼前端坐在床沿的新娘子。

绫萝的心跳得更剧烈，透过珠帘偷偷的看着他。他的眼光让她几乎忘记呼吸，专注而深切的，仿佛今生都看不够她。

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他所受到的震撼，明明从第一次见面时就知道她美貌惊人，但是在昏黄的烛火下，她的美丽更添几分。这就是他的妻子，一个莽撞冲动，保证会到处惹是生非，却能看穿他内心的女人。

像是长久在宽广沙漠中行走的旅人终于遇见一个伙伴，知道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寂寞，终生都会有人相伴。他的心，像是从孤独的牢笼中被解放。

轻柔的，他掀开她面容前那层珠帘，端详着她含羞的脸庞。从来都只看见她俏皮或是傲然的表情，她此刻的羞怯是如此的珍贵，他忍不住低下头偷窃了一个轻吻。

“灭明他们已经回去了。”他简单的说，依依不舍的离开她，用长指摩挲她的肩。

冥王成亲后的第一夜必须在豫园内度过，否则婚礼并不能算是完成。度过今夜后，才会昭告青帮的各部众，让冥王的伴侣与其它人见面。古老的帮会，有着古老的坚持。

南宫扬浅笑着，心中隐约为自己的手足无措感到可笑。他高傲得太久了，而与她终生相处的决定下得如此仓卒，他并不后悔，只是感到某种程度的慌乱。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太过在乎她，急着要在生命中挪出一个属于她的

位置。

这是一个与他太过相似的女人，了解他的内心，他该怎么去对待她？“爷爷跟老人们有什么反应？”她轻撇开头，不再任由他轻抚唇瓣。那会让她分心，无法专心的思考。

他收回手，跟着坐到竹床上舒展手脚，竹床因为他的重量而发出噪音。“个个脸色苍白，坐在点春堂内猛灌酒，沉默得像是在办丧事。”他微微翻动高大的身躯，听着竹床的噪音，忍不住挑起眉头。“你确定我们必须在这里度过洞房花烛夜吗？”他实在无法确定可以做出无声的演出，毕竟难度太高了些。

绫萝的俏脸嫣红，不去理会他暗示的言语。“爷爷一定气极了。”她喃喃说道，视线落向窗外。

入夜后的豫园有些寂寥，红绸布四处悬挂着，宫灯也高悬在各处，但是没有人敢高声谈笑，气氛实在不像是在办喜事。仆人们知道绫萝的冲动行事，让今夜的新郎官在香堂前换了人。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考量与计画，在知道事情生变后，开始思索着该怎么做。

“你在担心那些老人？”他的手抚过细致的肌肤，抚平微蹙的眉头。

绫萝摇摇头，给他一个敷衍的笑容，不敢让他看出她的紧张。“此起老人们，我反而此较担心周衍冉，他在看着我们成亲时的表情让人不寒而栗。虽然爷爷现在不肯接纳你，但是日子一久，等他也看出你的能耐时，就算再不喜欢你，他也必须赞同我的选择并没有错。”“你就对我这么有信心？”他轻问，嘴角带着笑，仍旧抚着她。

她的视线被他手腕间的一抹鲜红所吸引，陡然间伸手握住他的手臂，讶异的看着那道被她用匕首划开的伤口。“你必须包扎。”她暗骂自己的疏忽。

仪式完成后，她被仆人簇拥着回到行云斋等待，没有想到要替他包扎伤口。而点春堂内的长老大概都恨不得扑土来将他乱棒打死，怎么可能还会关心他所受的伤？绫萝小心翼翼的看着那道伤口，心口有些儿紧。虽然不是划得很深，出血量并不大，但是因为沒有包扎，而他又没有注意，到现在伤口仍不停有血珠冒出。

他耸耸肩膀，不以为意。“只是个小伤。”她皱着眉，在行云斋里找到一条白绫，简单的帮他包扎。正在专注的时候，他的手指端起她的下颚，强迫她看进那双深幽的黑眸里，不容许任何的逃避。

“你在替我担心吗？”他缓慢的问着，每一个字句在两人之间成为别有所图的男性叹息。唇悄悄的落下，覆盖住她颤抖的唇儿，吸吮着她的呼吸，心中的占有欲如此强烈，甚至让他诧异。

知道她心中的担忧全是因为他，他心中甚至有种深浓的满意。

火热的唇烙印在她的唇上，辗转吸吮着，偷去她的呼吸与神智，在最亲密的时刻里，他窃走了她的神魂，在她的心中留下痕迹。她发出模糊的呻吟，攀住他宽阔的肩，知道今生注定属于这个怀抱。他会给她保护、给她支持，不是限制她，而是将她当成对等的同伴，携手共度一生的伴侣。

他的舌探入她的口中，缠绕着她的灵魂，勾起最销魂的反应。绫萝的反应是生涩的，试探性的响应他，那虔诚专注的模样让他心折。

黝黑的男性手掌滑到她的衣衫上，轻柔的解开一个个盘花扣，古老的嫁裳被褪下。

他的吻离开了柔软如花瓣的唇，下移到雪白的颈项，不放过任何一寸肌肤，细细的啃吻着，着迷于她的颤抖。

绫萝的神智是混乱的，仿佛漂浮在没有边际的海洋上，随着他的每一个吻而载浮载沉，双手只能紧紧攀住他，像是攀住唯一的浮木，恐惧一松手就会溺毙在意乱情迷中。

软弱的颈项轻轻一歪，任由他的吻肆虐。凤冠掉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细翠凤凰轻颤着，花钿委地却无人在意。

她睁开眼睛，视线蒙眬，唇瓣微疼着，原始的情欲在她体内流窜着，手掌是刺痒的，无法克制的想抚摸他。在微凉的初秋夜里，她竟觉得如此的闷热，难受的移动身子，要在他怀中靠去。

“绫萝。”他低喃着她的名字，连低沉的男性嗓音都像是最亲密的爱抚。

手穿过珠帘，解开她早已经凌乱的黑发，滑过敏感的肌肤，换来她的颤抖。他是如此迷恋她的反应，舍不得移开视线。

“刚刚的酒有问题。”她困惑的说，不然她怎么会觉得自己变得好奇怪，无法控制动作，更无法思考。她着迷的靠上前去，也学着他的动作，啃咬着 he 强壮的颈项。

“相信我，亲爱的，酒没有任何的问题。”他的笑容带着些许邪气，额上有些汗滴。

“但是我觉得……觉得……好奇怪。”她颤抖着，连呼吸都是炽热的，灵魂像是要焚烧似的。

嫁裳全都褪尽，她的娇躯上不着片缕，只剩下珠帘覆盖，稍微遮掩着，雪白的肌肤衬着粉红的珍珠，看上去甚至此裸体更加迷人。圆润的肩头下是浑圆丰润的酥胸，她羞怯的以双手覆胸，撇开头去。

他笑容里的邪气更甚，不容拒绝的将她的手移开，低下头去吸吮着她柔软的粉红色蓓蕾。

“你是我的妻子。”他喃喃说道，双手圈住她的身躯，环绕着她纤细的腰。

绫萝颤抖着，感受从他唇上传来的震撼。眼睛闭得太紧，她像是沉溺在最炫丽的梦境里，所有的一切都不用在乎了，她此刻只能想着关于这个男人的点点滴滴。

“少主！”苍老的声音里充满焦急，打破行云斋内的春意。

蹒跚的脚步声接近门口，南宫扬反应迅速的一翻身，掀起床上的软绸将绫萝紧紧的裹住，隔绝了旁人窥探的眼光。

“少主，不好了。”“道”字辈长老的脚步快得不可思议，紧急的冲进行云斋内。

在看见两个年轻人衣衫不整的时候，老人脸色微红，尴尬的转过头去。

“少主，二十四字辈长老里，有不少人已经决定继续与周衍冉合作，先要废除您，另立新任的冥王。”他急急说道。

绫萝惊讶的坐起身来，拢紧了软绸，不可置信的看着老人。“爷爷的态度呢？”她不敢相信长老们会大胆到质疑冥王的权威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当初推选她为冥王，就是为了选出一个对青帮最有用的棋子。当这枚棋子不再听话时，他们大可以将她逐出棋盘，另外选择一个可以操控的人。

“老爷子请少主您先避一遍，带着南宫先生连夜离开豫园，等到情况稳定了，长老们也冷静下来，达成协议后，他会通知少主的。”老人匆忙的说

着，眼光在花白的眉下闪动。“我在豫园外已经准备了直升机，请少主先离开。”恭敬的弯腰，“道”字辈长老退了回去。

“他们竟敢如此，虽然说我只是个挂名的，但是到底是冥王啊！”绫萝皱着眉头。

她不用担心爷爷的处境，长老们敢撤换她，却绝对不可能伤害爷爷分毫。

“铲除掉不听话的人，是那些老人最擅长的。”南宫扬又吻了她一下，之后轻松的笑笑，跃下竹床，开始穿上衣衫。“起来吧，亲爱的老婆，看来今晚我们可能会很忙。”他眯起眼睛，隐约感到有些不对劲。

由那些老人所建构的民初时代是最波云诡谲的一段历史，不论是英雄或是枭雄，大都心怀鬼胎，不然怎么能够在那段争斗中全身而退？纵然已经年老力衰，但是对权势的渴望仍在，他们不放心将一切交付给绫萝，更不放心绫萝所选择的男人。

绫萝快速的起身，褪去蔽体的软绸，换上轻便的衬衫与长裤。新婚之夜应该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，而她竟还必须匆忙的准备逃亡，这跟私奔有什么差别？亏她之前还为了正式成亲，不惜拿刀要挟众人。如今这一切都被打断，她的新婚之夜成为一场灾难。

“先回南宫家去，我们可以联络灭明，跟他一起行动，好调查出周家对青帮的意图究竟是什么。”他若有所思的说道，男性的手掌将绫萝的手纳进，像是捧着最珍贵的宝物般。低下头，他看着她，目光灼热却也温柔。

原本以为这一生都会独自一人度过，游刃有余的戏玩人间，平静的心湖偶尔感到深切的寂寞，他也置之不理。直到遇见了她，他的心有了牵挂，理智崩解了，他只感受到某种超乎常理之外的情绪，那情绪激狂的掌握了他，焚烧了魂魄。这一切全因她而起，他的心遗失在她的身上。

“害怕吗？”他低声问道，在看着她时，心中有某种坚硬的东西悄然融解。

“只要跟着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她紧握他的手，看进那双黑眸里，没有惊慌，只有平静。笑容宛如绽放的春花，没有分毫的恐惧，跟随着他寂静的走出行云斋，朝豫园之外走去。

红烛沉默的燃烧着，闪动着这个古老帮会的纷扰。

逃走的事宜是由“道”字辈长老安排的，直升机在豫园之外待命，在两人上机后很快的起飞。在幽暗的夜空里盘旋，之后往北方而去。

晚来风急，她的衣衫单薄，感觉有些冷，只能紧靠在他的身边。直升机的后座十分宽敞，而两人都紧靠在一起，分享着彼此的温度，身躯之间没有空隙。

倾听着他的心跳，绫萝沉默着，心思虽然混乱，却不感到恐惧。长老们被她激怒到失去冷静，竟然祭出最后手段，不惜冒着会造成帮内不安的危险，紧急将她从冥王的位子上拉了下来。

“周衍冉当真有这么大的魔力吗？为什么竟能够左右长老们的决定？虽然周家的影响力极大，但是青帮他并非一定要与周家合作不可。”她困惑的低语着，双手无意识的环抱他的身躯，依恋他的体温与气息。

南宫扬抚摸着她的黑发，微眯起眼眸看着窗外，思考片刻后，嘴角勾起些微的笑，看来高深莫测，仿佛刚刚想通了一个旁人无从得知的秘密。“或许连周家都不知道与青帮合作之事。”他突然说道。

绫萝震惊的抬起头来，唇儿微张。“这怎么可能？周衍冉是周家最引以为傲的继承人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周家的焦点，周家怎么会不知道他有意与青帮合作？”他微笑着，长指在她精致美丽的五官上巡回，享受着如丝缎般的肌肤触感。“你说的是正常的情形，如果那人真的是周家的继承人，那么这次的合作会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消息会传遍各界，我事前怎么可能不知道？”“事情另有内幕？”绫萝诧异的瞪大眸子。

他的笑意更深了些。“绫萝，记得我所说的“逢魔时刻”吗？每个人都有他的“逢魔时刻”，在自制力最低弱的时刻里，真实的面貌才会显露。周衍冉一直掩饰得很好，只是你的举动将他刺激得过头，逼得他不得不有所动作，而那些动作并不符合他所扮演的角色。”她皱起眉头，端详着他，细细思考着他话中的含意。

陡然间，整个直升机剧烈晃动着，像是被卷进强烈的气流中，宛如无助的小船般摇撼着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她在强烈气流里喊叫着，身子被抱进南宫扬的怀抱中，牢牢的贴在他的胸膛上。

驾驶员转过头来，平板约五官上有着阴冷笑容，在夜色的衬托下，格外让人不寒而栗。他将直升机设定为自动驾驶，转身面对两位乘客，手上赫然拿着一把枪。“少主，真是对不起了，长老有令，属下不得不从。”绫萝的身躯僵硬着，无法置信的看着黝黑的枪枝。难怪离开豫园时，她隐约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“道”字辈长老这几年来根本不将她当成冥王看待，而在闯进行云斋通报时，态度是前所未有的恭敬。

“若是少主与南宫先生因意外而死亡，长老会比较好办事。”驾驶员愉快的说着，替主子编织美好的远景。“周先生将会说服众人，协助振兴青帮，而长老将会是他的得力助手。”他微笑着，俐落的穿上降落伞，踢开舱门后跳进夜空中，很快的消失不见。

失去驾驶员的直升机晃动得更加厉害，强烈的气流流窜进机内，总舱内所有的物体卷得四处飞窜。夜晚的寒冷从舱门流入，夹带着死神的冷笑，像是等待着他们献上生命作为祭礼。

“又一个人被你逼得显露真面目了。”拥抱着她的男性胸膛起伏着，因为笑声而震动。他的态度轻松，面对死神的威胁却毫不在乎。

“该死的，他们竟敢这么做？”绫萝大喊着，在气流中挣扎着吼叫出愤怒。那个驾驶员是“道”字辈长老的属下，自然是听从主子的命令，拐了他们上直升机后就放牛吃草，任由他们在半空中自生自灭。

看来废除绫萝的冥王之位是假，想要乘机将她铲除掉才是真的。她恨死了自己警戒心不够，竟然没有求证，就轻易相信了“道”字辈长老。

但是话说回来，如何去怀疑一个看着自己长大的长辈呢？心中除了愤怒，还有些许的悲哀，为了那些权力，老人竟然无情的将她推入死亡深渊，亲手计画了陷阱。

人的真面目往往埋藏得很深，等到那一层又一层的伪装卸去后，才会展现出最真实的意图。然而很可悲的，那些真面目往往是丑恶的。

绫萝咬着唇，眼眸变得黯淡。

“冷静些，这种事情时常可见，人不论活到多大岁数，仍旧会因为权力而疯狂。那位长老还想要得到更多的势力，而你这个女人挡了他的路。”南宫扬舒展四肢，伸伸懒腰。慵懶的黑眸里有着笑意，很是感兴趣的看着绫萝

在发怒、发急。“看来我们的假设没有错误，那个周衍冉的确有问题。”“不用管他有没有问题了，再不快点脱困，我们的问题就大了。摔成肉饼后，就算有天大的问题都跟我们没关系。”绫萝慌乱的在舱内胡乱翻找着，却只是在副驾驶座位附近找到一件遗留下来的降落伞。

她开始冒冷汗，心中更急、更乱。她找不到另一件降落伞，无法供两人逃生。

“好了，看来我们也该走了。”南宫扬声调没变，伸手拿过降落伞，兀自穿了起来。

“我们？”她用怀疑的声调询问，有些恐惧的看着窗外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。

原先是叮嘱驾驶员回到南宫家的宅邸，但是为了选择好的弃尸地点，驾驶员一路往来。

北飞，现在也不知道是在哪个方位。她探头往下看去，却只是看到深浓的墨绿色，广大的山野森林在深夜里沉默着。

南宫扬一把将绫萝抱了起来，矫健的踢开舱门。如针般的冷风迎面袭来，刺得皮肤发疼，他将绫萝的脸压在胸前。“当然是我们，不然你以为我会丢下你吗？亲爱的老婆，可别忘了，我们不久前才拜过堂的。”她怎么可能忘记？手腕上的伤还在隐隐地疼着，身上还能够感受到他的抚摸，连所遗留的感觉都让她震撼。他们是分不开的，但是在危急的片刻，对方的安危反而更会让她担忧。“但是降落伞不可能负载得了我们的……等等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感到他抱着自己往外跨步，她吓得快昏倒。

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微笑着，紧抱着她的身子，手掌轻挑的拍拍她的臀。“我应该感谢嫂子的豆浆与蛋饼没有把你喂得太胖。”她咬着唇，忍住不对他开骂。情况都已经如此危急了，他怎么还有心情担心她的体重？她到底是嫁给了什么样的男人？“绫萝。”他攀住舱门的边缘，冷风将黑发吹得凌乱，让他看起来如此不驯而狂野。

“嗯？”她疑问着，紧抓住他不敢松手。

“跳下去时记得把嘴巴闭起来。”他微笑着叮嘱，然后松开手。

绫萝还来不及说任何的话语，就已经被南宫扬抱着，从广阔的夜空一跃而下，往墨绿色的山林飞去。

8

天明之后的森林充斥着生机，鸟类的鸣叫，以及野兽潜伏在树荫之后的脚步声，让森林变得嘈杂。

绫萝喘着气，企图跟着南宫扬的脚步，爬上一棵倾斜在路边的巨木。只是朽木上布满了青苔，根本没有可以施力的地方，一旦触摸到朽木，试图要往上攀去，她的身子就被地心引力往下拖，重重的摔跌在坚硬的泥土上。

眼看着他轻松的披荆斩棘，步履稳健的往前走着，心里不服输的性格在作祟，她咬着牙提气蹬步，妄想要翻过这根该死的木头。

娇小的身子跃高了几步，双手攀住巨木的一部分，她正准备露出得意

的微笑时，手下的木块却传来清脆的断裂声，青苔之下的木头因为压力而碎裂，她的脸色霎时间变得雪白。

啪地一声，木块因为她的体重而碎裂，她狼狈不堪的从巨木上再度摔了下来。

“该死的。”她大声的咒骂，臀部疼得想掉眼泪。

从进这片该死的森林起，她就充满着挫败感，反倒是南宫扬，如鱼得水般，轻松愉快的在密林间走动。她嫉妒他的身手，嫉妒他可以在森林里轻易走动。她还气他如此不懂怜香惜玉，只顾着自己往前走，也不会回头来帮助她。

她可是他的妻子啊，虽然还没来得及洞房花烛，但终究是拜过堂的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，远远的将她抛在身后，像是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跟班。

几颗不知名的果实掉落在她面前，接着是南宫扬轻巧的从巨木上跃了下来，维持着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没有扶起她的打算，站在一旁看着她。

“知道要回过头来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会一路笔直的走出森林去，等到出了森林才在困惑我被你丢在哪个角落了。”她赌气说道，又渴又饿，又累又脏。

他微笑着，捡起果实放进她的手中。伸出手亲昵的将她额前凌乱的发拨回耳后，轻柔的拍拍她通红的脸儿。“我怎么知道在平地里动作灵活的你，进了森林就狼狈成这样。

你没受过野外求生的训练？”他摇摇头，不敢相信的看着她。

她停顿了一下，小心翼翼的问道：“露营算不算？”从小受尽各类训练，能够应付各种情形，但是她怎么也预料不到有一天竟会被丢到森林里自生自灭。她能够应付都市里的一切，但是终究是被娇养惯了，平日的身手在森林里无用武之地。

三天前他们从直升机上跳伞逃生，原以为一副降落伞无法负载两人，她险些以为小命休矣，只能死命的抱住南宫扬。仿佛连死神都敢嘲弄，他在半空中还偷窃了她几个吻。

一切就像是被他计算好了般，降落伞被森林里繁密的枝叶钩住，两人紧抱着挂在树梢上，用上了绦萝带出来的匕首，将伞带割断。他轻松的落地，而她则是摔跌在地上。

接下来三天，他领着她，在森林里行走。这三天来也不知翻过了几个山头，越过几个深沟，她狼狈不堪的跟在他身后，愈走愈累，双腿酸疼发软。他就像是后头有鬼在追似的，连夜里也不让她休息上多久，短暂的睡眠了几小时，又开始举步前进。

这就是她的蜜月旅行吗？哪个新娘子的蜜月旅行竟是登山健行？她沮丧得想掉眼泪。

“加把劲，不能在这里休息。”他催促着，难得伸出手来扶她。

“我累了。”她转过头置之不理，将他放进她手中的果实在衣服上擦了擦，咬了一大口。

甜美的果汁滑进她口中，她眯起眼睛享受了一会儿，大啖柔软的果肉。这三天来，南宫扬总是会找来许多果实让她食用，深幽的森林仿佛是他自家的后院，任何资源都是取之不尽的。

打从进了森林之后，绦萝隐约感觉到在他四周的气氛有了微妙的改变，

在城市里慵懒的气质冉褪，转变成某种类似于野生动物的优雅。此刻的他显得如此陌生，原始的森林松懈了他的伪装，所展露的是只有她能看得见的危险本性。

他微微一笑，拎起绫萝的衣领。“亲爱的，在这里停留会有危险，等会儿你要是被哪只野兽给吞了，我可是会心疼的。”他朝四周看了看，黑眸里有着衡量的光亮。直觉在森林里变得更加敏锐，有危机埋伏在四周，像是在等待着。

绫萝慢吞吞的伸直双腿站好，三两口把果实给吞了。她好想念宫墙柳的豆浆与蛋饼，那热腾胆的早点，如今想来可是人间美味，她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好好吃一顿了。

“还有多久我们才走得出去？”转过头，她有些怀疑的看着他。“你真的知道要怎么走出森林，回到文明世界的，对吧？要是不认得路，可不要硬撑啊，我不要死在这儿，成为森林里的游魂。”台湾的森林虽然不大，但是要是真的在深山里迷失，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

他勾起唇，轻敲了一下绫萝的头，没想到她竟会对他那么没信心。“我的野外求生训练丰富得很，不像你只擅长于露营。再撑一会儿吧！你这雨天不是直嚷着想洗澡？我听见水声，前面应该就会有溪流，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。”绫萝的眼睛一亮，像是活了过来般，一扫先前的死气沉沉。“真的吗？有水可以洗澡？你没有骗我？”她急切地问着，侧耳倾听，却没听见什么。

“相信我。”他简单的说。

绫萝不是不肯相信他，只是不敢轻易的就燃起希望，天晓得她有多么期待能好好洗去这一身汗渍。连续三天的奔波，每天汗水流了又干，干了又流，全身黏得好不舒服，她觉得自己脏得像是一头在沙地里打滚的猫。她甚至连做梦都会梦见行云斋里的浴池，幻想着能够洗去身上的脏污。

他对着她微笑，牵着她往前走。这次很聪明的绕过巨木，找寻到一条平坦的小径，沿着满径的野草闲花往前走。

那一句话就像是魔咒，平抚了她心中的所有焦虑。她安心的任由他牵着，就连迷失在森林中的惧怕都消失。有他在身边，她并不孤单，这是她的丈夫，会一生一世都陪伴着她，他们歃血为盟，血管里也流着对方的血。

水流的声音逐渐变得清晰，她期待着，终于看见日光下的晶莹溪流。森林的深处，巨大的岩石这成落差，山雨或是溪水形成的溪流从高空泄下，成为瀑布与深绿色的水潭，在阳光之下闪耀着。

绫萝松开两人牵系的手，发出愉快的惊呼，迅速的往水潭扑了过去。

“小心点，水很深的。”他叮嘱着，视线追随着她的举动，黑眸里燃烧着炽热的火焰。

她笔直的走进水里，任由冰凉的水流在她四周浮动。水冷得像冰，但是她不在乎，水潭愈走愈深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潜下水面去，好让身子适应水温。

水潭的深处是一片深沉的绿色，她舞动着手脚，发现长裤在渗了水后变得沉重，衬衫则阻碍了她的行动。她在水里游动了一会儿，开始跟着水的流向游去，半晌后才缓慢的冒出水面。

她已经离开水潭处，转头四处查看着，也看不见南宫扬的身影。她游出水潭，来到溪流的浅滩，在芦苇繁密的地方，缓慢的褪下潮湿的衣衫，之

后小心翼翼的赤裸滑入水中。

“这简直像是在天堂。”她叹息着，掬起细沙清洗长发。

她虽然贪恋着水的冰凉，但是却不敢慢吞吞的享受着。南宫扬还待在水潭旁等待着，想到自己赤裸着身子在他附近，而整座森林里只有他们，她的心跳得格外厉害。

这三天来他们忙着赶路，夜里她累得倒头就睡，就算是因为分享体温，他始终紧抱着她，她也没有多余的力气有什么遐想，通常是他好不容易宣布可以休息，她就抱住他，赖在他的怀抱里，枕着他的胸膛开始呼呼大睡。

他们有过醉人的激情，每每想起总让她面颊嫣红，若不是事件频传，他大概已经领着她领略了缠绵。双手抚上脸颊，想起浴池里的那一幕，她开启了他的“逢魔时刻”，是不是在那时他才决定她有资格成为他的妻？她总是自傲而骄纵的，习惯了睥睨一切，却在遇见他时变得慌乱。芳心一直是忐忑的，目光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害怕她的举动只会换来他的忽视。

她知道那股深埋于灵魂中的相似，而他是否也知悉？轻微的水声打断沉思，绫萝抬起头来，看见那个掌握她所有思绪的男人。心中蓦然变得紧张了，她像是头一次看见他般，视线无法移开，只能像是被催眠的小动物，愣愣的看着他。

南宫扬缓慢的踏进水中，口中噙着一根青草，慵懶的涉入水里，笔直的朝她走来。

那黑眸里的慵懶在靠近她时逐渐褪去，炽热的情欲翻滚其中，像是高温的岩浆，可以燃烧所有的情绪。他紧紧盯着她，放下青草，让那片依偎过男性薄唇的叶子随水漂流，之后伸手褪去身上的衣衫。

他走了过来，像是前来逮捕猎物的猎人。

高大的男性身躯在阳光下闪耀着古铜色的光泽，赤裸的男性身躯竟也美得让人屏息，有着最致命的吸引力，让人移不开眼光。水溅湿了他，冰冷的水似乎也不能“冷却”他，他打定主意的朝她走了过来。

绫萝往后退了几步，几乎因为紧张而无法呼吸。心跳得好急，仿佛期待着一次最华丽的冒险，她并不害怕，只是过度的期待。

这是白天啊，四周虽然无人，却也没有任何的遮掩，当太阳的热力稍微温暖了她，些许理智让她迟疑着。

多么惊世骇俗的举动，难道他想在这儿要她？在城市中，她见识过他的胆大妄为，但是却从未见过如此狂野的一面，此刻的他像是一把火炬，热烈燃烧着，引诱着她这只软弱的飞蛾，那双黑眸里承诺着最甜美的天堂。

水流被他的动作搅出水波，震动她赤裸的身躯，水波轻抚过她柔软的身段，让她想起在浴池里的那一幕，他的手几乎抚遍了她的身子……“过来。”他低沉的声音是最难以抗拒的诱哄。

绫萝深吸一口气，却怎么也没有勇气听从他的命令。她只是努力踩着水，让自己勉强维持在水面上，不因为紧张而沉入水中。双手覆盖在胸前，像是在防卫，却也像是一个等待着被拆解的礼物。

“我动不了。”她可怜兮兮的说，潮湿的黑发缠绕着身躯。

他发出轻笑，在没有预警的瞬间沉没进探幽的水潭，水流很快的吞噬他的身影。阳光照耀在水面上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。

“阿扬，你不要吓我。”她吓了一跳，魔咒霎时间解除，她有些惊慌的游往他消失的地方，以为他踩着水潭边缘的坑洞。

久久没看见他浮上来，恐惧逐渐弥漫，她紧张的眨眨眼睛，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，睁大了眼睛想在深绿色的水中寻找他的身影。然而不论她如何瞪大眼睛，却只是徒劳无功。

直到胸腔的氧气不敷使用，她才冒出水面，慌忙的寻找着。水潭还是十分平静，浅滩处还可以看见他所褪下的那些衣衫"猜想他或许游到此较深的地方去，绫萝咬着唇，踢蹬着水往瀑布处游动。就在她几乎急得要掉眼泪时，一双坚实的臂膀从水下窜出，不容拒绝的将她揽入宽阔的怀抱中。

她吓得几乎尖叫，一只黝黑的掌迅速的覆盖她欲张的口唇。当她闻到熟悉的气息时，身子几乎因为放松而沉溺，只能软弱的靠在他怀抱中。

南宫扬从背后拥抱着她，赤裸的身躯紧贴着她的背，肌肤是冰凉的，但是落在她颈项上的唇却是炽热的。他宛如从水中出现的神祇，前来夺取属于他的祭品。

炽热的唇滑过她最敏感的肌肤，亲吻着她的耳朵，低沉的声音像是醇酒，缓慢的灌进她耳中，让她禁不住战栗。

“我的妻子，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吗？”他带着笑意问，吸吮她的耳珠。

她伸手拿开口唇上的手，身躯仍旧不由自主的颤抖着。只是先前的颤抖是因为担心他，现在的颤抖则是因为他的贴近。两人的身躯之间全然没有空隙，她能够敏感的察觉他的一切，那炽热的肌肤，坚定的怀抱，以及他的欲望……“你几乎吓坏我，我还以为你溺水了。”她匆促的说着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他伸出手指在她眼前摇了摇，唇沿着她的背部一路啃咬下去，满意的感受她的颤抖。

这是他心爱的小女人，他们注定了相属。“我还以为你是世上最了解我的人，所以该对我有些信心。别忘了，你老公可不是普通人物，我是由你亲自挑选的，你应该相信自己的眼光。”双手缓慢的覆盖上她柔软白皙的酥胸，掬了清手的粉嫩浑圆，引发她的惊喘。她呻吟着往后弓起身子，对凶猛的情欲感到陌生，血液里流窜着对他的渴望，使她焦躁的甩着头，双手落入水面之下，攀附住他坚实的大腿。

阳光落在她身上，让她在昏乱间迟疑了。“不能够在这里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能。”几乎认不出来那软弱结巴的声音究竟是谁的。

“你是我的妻子。记得吗？亲爱的，我有多么离经叛道，我有多么疯狂。”他的声音里饱含激情，带着无法拒绝的霸道。“天晓得我已经忍耐了多久，从豫园里的那一夜我就想要你，想得如此疼痛。我要你，就在这里。”他将她在怀抱中转了个圈，寻找到她的唇，在冰冷的水潭中用身躯温暖她。唇顺着颈项滑落，舔吻过每一吋洁白的肌肤，缓慢的含住柔软乳峰的尖端，唤醒那儿的粉红色蓓蕾。

绫萝喘息着，攀住他的身子，双手笨拙的滑入他潮湿的黑发中。她的长发也是湿的，凌乱的飘散在水面上，也覆盖了他的肩膀。

“这三天来你根本理都不理我。”她喘息的说道，不明白他为何像是解开了封印的恶魔，以狂猛的激情陡然袭击她。

他缓慢的微笑着，那笑容如此邪气。“我不敢碰你，不敢接近你。夜里你抱着我倒头就睡，完全不知道我咬牙撑过一整夜，还要忍受你无心的摩挲。白天时我根本不敢靠近你，怕会失去理智，将你压在最近的一块草皮上，狂乱的要了你。”他的手落在浑圆的臀上，以最煽情的缓慢将她举高，火热

的唇顺着她的身子往下吻去。在水中她软若无骨，轻如羽毛，完全适合他的怀抱。

她紧咬着唇，害怕自己会喊出声。当身子被抬高时，她只能弯下腰来，将他的头颅拥抱在胸前，软弱的依靠着他。感受到他的唇顺着身躯往下，她瞪大眼睛，连呼吸都停了。

她的身子好烫好烫，冰凉的水也无法熄灭那把由他引燃的火焰，手掌紧贴着他的脉搏，一股热流窜过她的身体，外界的一切都被遗忘，她只记得这个男人，而这个男人是她的伴侣、她的丈夫。

他的手探入水下，找寻到她最私密的花瓣，在那儿轻触撩拨，引发她体内液体的火焰。

“住手。”过多的狂喜窜进身子，让她慌乱喘息着。从没有经历如此亲昵的入侵，想抗拒他，全身却又酸软无力，心中甚至还怀着深深的好奇，像是在等待着他所能给予的一切。

“享受它，我的妻子，这只是让你更容易接纳我。”他紧靠着她柔软的小腹，唇边的笑带着男性的满足。他美丽的妻子正在渴望着他，一个男人怎能要求更多？绫萝紧闭着眼睛，感受着狂喜从他手中传来，在她身躯里来回肆虐着，掌握了她的灵魂。她昏眩的紧抱着他，像是溺水的人依靠唯一的浮木，细白的牙咬住他的肩，在那儿留下属于她的烙印。

他拥有操控她欲望的能力，那男性的力量让她有些恐惧，心中意外的慌乱着，不知他会带领自己到何处。

“不要闭着眼睛。”他微笑着，找寻到她最敏感的一处。

她惊呼着，别无选择的看着他，模样脆弱极了。“我……我不知道该看哪里。”她噤嚅着，今生第一次觉得如此笨拙。

“只要看着我，亲爱的，只要看着我。”他缓缓说道。

南宫扬深呼吸着，炫惑于绫萝的美丽。他的手离不开，甚至怀疑这一生都离不开她。

老天爷是厚爱他的，给了他一个能够了解他的女人，而且还是一个美丽得让他失神的女子。

将因欲望而软弱的她缓慢的放下来，他的唇找寻到她，深深的探进她口中，仿真着即将来到的进袭。

“用腿环住我的腰。”他悄然说道，手落在两人之间，摩挲着那儿的柔软。

她颤抖着，睁开湿润的眼眸，依照他的指示笨拙的行动。当环住他时，他炽热坚挺的欲望让她喘息。

“你是我的，记得吗？我们是相属的。”他缓慢的说，双手捧起她的臀，压着她贴近他的欲望。

“饮血为盟。”她喃喃低语着，靠在他的唇边，有些不安的想挪动身子。

南宫扬发出轻笑声，声音因为掺入欲望而沙哑。此刻的他再也不是游刃有余的浪子，他只是这个女人的俘虏。“我的妻子。”他低喃着。

来不及有任何响应，他的坚挺进入了她的柔软。绫萝的身子有片刻的僵硬，感受到他在穿过敏感花瓣时带来的隐约刺痛，她咬着唇，不让呻吟逸出口中。

他停住片刻，直到她能够适应他，低头舔去她眼角的些许泪滴。直到她不耐的拱起身子时，他知道疼痛已经过去，他的妻子正在热烈渴望着他。低吼一声，他狂猛的冲刺进她身躯中。

火热的欲望在她体内移动着，疼痛已经遥远得像是前辈子的事情。狂喜的火焰烧灼着她，她从不曾经历过如此强烈的欲望，只能在他怀抱中翻腾着，呻吟着拱向他。

抚摸着他的肌肤，她能感受到他的紧绷与起伏，就像是拥有一头最温柔的野兽。她知道他不会伤害她。愈来愈猛烈的力量进入她的身体，她不顾一切的抱住他。突然之间，像是整个世界在她四周爆炸，剧烈颤抖着，再也无力支撑，整个人滑入水中。

在探幽的水潭里，两人仍然交缠着。她紧闭着眼，甜蜜的火焰烧灼身躯，怎么也喘不过气来。

他激烈的吻上她，将空气哺进她口中，在她体内释放自己。高潮的时刻里，他们分享了最亲密的灵魂。

难以想象，她的初次竟然是在水中。绫萝摸着仍旧烫热的脸，怀疑红晕一辈子都褪不了。

高潮之后她昏厥了，任由他抱着自己上岸，等到清醒时，才发现躺在它的怀抱中，两人仍是赤裸的，他低头宠溺的看着她。

“醒了吗？”他温柔的微笑着，拿起一绺她的发，缓慢的在她脸颊上嬉戏。

她愣愣的眨了几下眼睛，记忆慢慢回到脑中，她的脸登时红得像是熟透的西红柿。

“让我起来。”她吞吞吐吐的说，双手不晓得该遮哪裹。最想遮住的，应该是他那双贼溜溜、将她的身躯一览无遗的黑眸。

南宫扬看出她的羞涩，微笑着站起身子。“我将你的衣服拿来这裹了，快些穿上，我们好继续赶路。”他伸出手扶起她，突然间又靠近，用最亲密的语调问：“你能够走路吗？”绫萝点点头，身子僵硬得像是石像。如此亲昵的问题，让她回想起水潭中的那一幕，心中不断的提醒自己，他是她的丈夫，她已经不需再脸红了，她的一切他全盘知晓。

捡起散落在一旁的衣衫，她笨拙的穿著，不敢看向在她身后穿衣的南宫扬，手指抖得几乎扣不上钮扣。背后伸来一双黝黑的大手，接过穿衣的任务，她呆愣的看着他无限温柔的动作，几秒后满足的靠进他怀抱裹。

她已是名副其实的妻子，不需再逃避什么。

软弱的靠着，却突然感觉他的身躯僵硬了。绫萝困惑的抬起头来，仰头看进他的黑眸里，不解的看见黑眸中满是警戒的神色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小声的问，身躯却被他推得趴下。

“嘘。”南宫扬敏锐的感觉到空气中的杀意，有某种动物靠近了，缓慢而别有所图的接近，在一旁虎视沉沉。他的手滑入绫萝的衣衫内，寻找到她放在腰测的匕首。

四周变得死寂，连鸟兽的声音都不可听闻。他环顾四周，终于看见那个让鸟兽们争相走避的动物。那是一头黑豹，优雅而缓慢的举步靠近，有着光亮美丽的毛皮，甚至在阳光下闪着骇人的光亮。

“看来我们有同伴了。绫萝，来跟黑豹打招呼。”他声调轻松的说道，眼眸裹却有着危险的光亮，紧盯着黑豹绿色的双眼。他感觉得到杀意，知道黑豹的目标是他们。

“黑豹？台湾哪来的黑豹？台湾山裹最多只有黑熊。”绫萝皱着眉抬起头

来，当视线落在豹子身上时，她瞪大了眼睛。“老天，阿扬，它好漂亮。”她惊呼着，没想到在野生动物几近灭绝的台湾，竟还能看到这么美丽的豹子。

南宫扬哼笑几声，对妻子的不知死活感到无奈。“是啊，等你进了它的肚子，滋养它那一身毛皮时，再来感叹它的美丽吧！”绞萝握了一声，更往他靠了过去，不自觉的寻求保护。转念又想到那晚拜堂时他冲进点春堂的狼狈模样，她转过头去，用怜悯的眼光看着他。“喔，阿扬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”她温柔的说，眼睛裏浮现决心。

“保护我？”他挑高浓眉，怀疑有没有听错。

“是的，我会保护你。”她加强语气的说道，开始抢他手上的匕首。“把刀子给我，你躲到一边去。”“亲爱的老婆，你是不是说反了？”他眯起眼睛，似笑非笑的看着绞萝。

“当然不是，我这是关心你啊！你不是看到狗就会吓得发抖吗？那么你拿着刀子有什么用？不如让我来保护你。”她豪气干云的宣布，企图从他手中夺过匕首。

黑豹甩甩尾巴，不耐烦的咆哮着，巨大的音量震动整座森林。足踏在森林的地上是寂静无声的，仿佛最优雅的猎食者，能够在猎物还没有察觉时就咬断对方的脖子。它往前走來，每一个动作都牵动有力的肌肉。

它在原地端详了几秒，之后缓慢的伏低身子，蓄势待发的看着眼前一对男女。

南宫扬露出危险的笑容，那笑容里的野蛮与黑豹如此的神似。“绞萝，我是怕狗，但是我不怕豹子。”俐落的将她推出战场之外，他翻身站起，没有浪费时间的往前扑去。

绞萝的心几乎停止跳动，紧握着衣衫，她只能惊骇的看着丈夫与黑豹厮杀。她怎么也没有办法想象，被狗追时狼狈不堪的他，怎么遇见豹子时，反倒凶猛起来？难道她的丈夫如此与众不同，不惧怕危险的黑豹，而害怕无害的狗儿？黑豹没有料到人类竟敢主动装击，压低的身子微侧，露出尖锐的牙齿，低沉的咆哮声带着极大的风压，足以让人恐惧得手脚发软。不过很显然的，眼前这个男人根本不将它放在眼中。

一人一豹互相撞击在一块儿，肌肉与骨骼发出可怕的声音，眼前的景况如此野蛮，就像是一切退化到洪荒时代，外界的一切都被遗忘，只剩下人与豹之间的生死之争。

黑豹狰狞的张大嘴，试图往南宫扬的喉间咬下去，一口气让他毙命，奈何对方动作太快，一下子避了开去，还紧勒住它的脖子，翻身到它背上。

南宫扬喘息着，眼眸里却有着野蛮的快意，如此驾险的争斗，引燃了他体内原始的一面。他俐落的身手在此刻展露无遗，在绞萝面前他不需遮掩什么。

他抡起拳奋力敲击黑豹的颈部，那巨大的咆哮声像是要震破耳膜。用尽所有的力气，他勒紧了黑豹的颈。

黑豹愤怒的跳跃着，终于将背上的男人甩了下来。它被刺激得发狂了，绿眼裏的杀气深浓，只想着要快些解决眼前的男人。在原地趴了下来，它咧着嘴，看准了角度，再度朝南宫扬跳了过去。

“看在你是保护类动物，我本来还不想动手的。”南宫扬简单的说道，眼看着黑豹扑杀过来，他竟没有闪躲的动作。

“阿台！”绞萝惊恐的喊着，几乎想要冲上前去。

他急促的大吼一声，“躲开！”黑豹将南宫扬扑在地上，张大嘴正准备给他致命的一击，绫萝看得几乎昏厥。突然之间，黑豹发出可怕的哀号声，像是被烫着般跳开，在原地跳跃不停，一边吼叫着，一边用力甩头。

绫萝再也克制不住，扑进南宫扬的怀抱里。不论再怎么危险，她不会让他一个人独自面对，他们是一体的，是不可拆散的。就算是死，也该要死在一块儿。紧闭着眼搂住他的颈项，她等待着黑豹再回来解决他们。

只是等了几秒，没有等到预期中的疼痛，仍旧只听到黑豹的哀号声。她困惑的睁开眼睛，讶异的看见黑豹四周洒满了鲜血，一道很深的伤口从黑豹腹部割开，大量的血液从伤口流出。

“看来你还挺有帮夫运的，这把随身的匕首救了我们。”他将沾血的匕首在衣衫上擦干净，从新放回绫萝的腰侧。他站起身子，高大的身躯居高临下的俯视黑豹。

黑豹的哀号声渐小，似乎还打算要扑过来，但是大量失血使得它虚弱，而野兽的直觉告诉它，眼前这个男人是难以对付的。黑豹迟疑了一会儿，终于收敛起足爪，蹒跚的走进森林中。

“啊，绿色的眸子。”南宫扬看着黑豹远去的步履，恍然大悟的说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绫萝仍旧余悸未平，颤抖着站起身来，环抱住他的身躯。

“没什么。”黑眸里的精光褪了去，在看着她时只会是最温柔的眼神。“我只是说，亲爱的老婆，我们该回家了。我想我已经知道那位自称是周家继承人，企图染指青帮的人究竟是何身分了。”

9

豫园的夜晚是死寂的，红绸与宫灯仍在，只是气氛凝重得不可思议。就像是改朝换代了，江山仍旧美丽，换的只是所有者，而江山千万年仍不变。

许多荷枪实弹、佣兵打扮的男人驻守在豫园四周，在月下显得神色狰狞。

交班的时刻，一个男人扛着步枪，喃喃抱怨着。虽然这趟工作的报酬可观，但是大半夜的来守这个死气沉沉的园子，实在令人感到不愉快。他伸手在口袋裏摸索，拿出一包烟来，再伸手预备拿打火机。一个打火机从黑暗中冒出，替他将烟点燃，他抽了一口，然后抬头看看是哪个同伴那么好心。

他只来得及看见绫萝灿美如花的笑容，然后就被一棒子敲昏。

“耍帅吗？”她小声的质疑已经昏倒的男人，然后看看他手上的烟。嗯，的确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危险帅劲的感觉，她偷偷摸摸的看看四周，然后将掉落一旁的一包烟捡了起来。

黑暗里陆续出现两个人影，比较起她轻缓的脚步，这两人显然沉着而稳健，看来比她可靠多了。

“你跑得那么快，想要抢头功吗？”南宫扬微笑着说。从一进豫园起，绫萝就像是没了缰绳的野马，靠着对地理的熟悉，率先跑在前头，所引起的所有骚动，都由他与东方灭明断后。

她轻松的哼了一声，替昏倒在地的佣兵缴了械。“这是当然的，难得老人们遇到危机，能让我这个冥王出马，我怎么会错过大显身手的机会？”她

站起身来，缓步走到南宫扬身边。

两人又花了两天的时间才走出森林，找到有人烟的地方求救。青帮的势力恐怕都被控制，也亏得南宫家的影响力足以与青帮媲美，才能在最隐密的情况下，领着他们回到东方灭明的住所。

只是简单的休息之后，连衣裳都来不及换，绫萝坚持要连夜出来，好拯救已经沦陷的豫园。虽然时常与爷爷或是长老们赌气，但是心里很清楚，不论有血缘与否，那些老人是她的亲人。她虽然气他们的专断独行，却也担心着他们的安危。

“豫园有关囚犯的地方吗？”东方灭明简单的问，严肃的神情在夜里看来格外吓人。

绫萝侧头想了想。“点春堂西侧有一个隐密的地牢，用来关犯了重大戒律的帮众。”她曾经去过一次，地牢囊空无一物，加上节气入秋后天气转冷，她实在难以想象老人们这些天在那里过的是什麼日子。

心里焦急的情绪冉冉升起，她转过身去，往点春堂前进。黑暗里经过几个岗哨，虽然惊扰了镇守的佣兵，但是佣兵们还来不及通知警告，就被尾随在她之后的两个男人收拾掉，连半点声息都没有，他们的背后横躺着一个又一个昏迷不醒的佣兵。

小心翼翼的进了点春堂，她摄手摄脚的，连呼吸都是徐缓的。冷不防身后靠来一个身躯，她被吓得险些尖叫。一只黝黑的手掌火速的覆盖上她的唇，温暖而熟悉的气息靠了上来，她浑身一软。

“亲爱的老婆，你是不是把出发前答应我的事情忘了？”南宫扬危险的低语，紧抱着胆大妄为的妻子。看着她一路闯进敌营里，他的寿命已经被她吓短了好几年。

她拿下他的掌，讨好的挤出微笑。“没忘没忘，安全第一嘛！我会照顾自己的。”她陪着笑，拍拍他严肃的脸庞。

在东方灭明的家里，简单的听了相关的情报，她就急着要出来救人。偏偏两个男人决定情况险恶，不肯让她跟来，是她费了好大的劲恳求，还发下誓言说一定注意安全，不离开南宫扬半步，他们才勉强点头的。

只是一进了豫园，感染了危险的气息， she就把先前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她是青帮的负责人，就该有负责人的样子，老是躲在男人背后，怎么有办法营造出救人女英雄的形象？看着新婚夫妻亲密的模样，东方灭明摇头叹息。他好想念宫娇柳，只希望快些解决青帮的麻烦事，说不定还赶得及回家去帮老婆摆豆浆店。

绫萝简单的安抚南宫扬，之后闪身到香堂的牌位后，在隐密的地方找到了个暗格。

她喜上眉梢的在牌位前拜了拜，喃喃低语几声算是向历代冥王们请示过了。爬进暗格里，拨开浓密的蜘蛛丝，她抱出一把系红穗钢柄薄刀。

“不要告诉我你打算拿着这把生锈的破铜烂铁去跟外面的步枪硬拚。”南宫扬冷着脸，瞪视着意气风发、正在耍弄刀子的绫萝。

她扮了个鬼脸，又涮了个剑花，点春堂内银光闪动。很奇异的，身陷最危险的处境却没有恐惧的感觉，只要在他身边，似乎就能够安心，她知道他会守护在她身边。

“有点见识好不好？这是青帮历代的传帮之宝，是数百年前创帮长老所留下来的。”她提起刀子，往西侧走去，觉得自己像是古代的女侠。

他脸上的严肃没褪，只是挑起浓眉。“那更糟，几百年前的破铜烂铁能够干什么？”看着凌萝已经打开另一个暗室，往地下的牢房走去，他站在原地，眯起黝黑的双眸，有种很深切的无奈感袭上心头。

他是南部各大族的族长，手握着最惊人的权势，从来游戏人间，将操控他人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怎么晓得当上天派来这个美丽却冲动的小女子时，他的生活就全乱了，他必须提心吊胆的，因为她而忧，因为她而喜。

东方灭明很了解的拍拍好友的肩膀。“发现被一个小女人牵着走，很不好受吧？慢慢来，你总会习惯的。”他婚前是游走生死边缘的特务，结婚后为了娇妻就再也没有冒险犯难的兴致，只想守着妻子。“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的运气比你好些，至少我老婆不会有半夜提大刀乱闯的习惯。”他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。

南宫扬瞪了拜把大哥一眼，跟着凌萝走入地下室。

地牢内一灯如豆，二十来个老人家困顿在狭小的地牢内。夜凉如水，老人们互相紧靠着，虽然疲累，却咬紧了牙不肯求饶。老人家有着坚固的尊严，是怎么也打不垮的。

只是，怎么也想不到，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一伙人加起来都超过一千岁了，竟然会栽在一个毛头小伙子手上。青帮的领导权被夺去，连少主凌萝都不知去向，看那人阴狠的手段，老人们担心凌萝恐怕凶多吉少。

这个时候才想起其实少主是很不错的，虽然是个女人，至少在年轻的一辈里是最出色、最争气的。老人们怀抱着后悔的情绪，在斗室内沉默不语。

入口处传来轻微声响，老人们警觉起来，推醒沉睡中的伙伴，屏息等待着，不知道在半夜前来的，会是援兵还是死神的召唤。

一个窈窕的身影出现在烟雾之中，老人们皱皱眉，怀疑是睡糊涂了，有的伸出手揉揉眼睛。

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走进地牢的，竟会是将传帮宝刀扛在肩上、手上夹着烟的凌萝。

她抬高了头，想营造豪气万千的气势，缓慢的走近地牢，对着所有老人微笑。

“嗨，爷爷、各位长老，晚安啊！”她撇嘴笑了笑，看看地牢上的铁链。

青帮的某些规矩还是古老得很，地牢里的设备倒没有换新，只是简单的用铁链锁上，钥匙则由冥王保存。不过她离开豫园前没有带走钥匙，想也知道那钥匙现在在谁手上。

“少主，你没事？”“德”字辈长老惊喜的说道，趴在铁栏之上，双眼发亮的看着凌萝。不只他，所有人都像看着救世主般，用崇拜的眼光看着凌萝。

“我好得很，只是那天逃出去有些晕机。”她简单的说，将烟咬在嘴里，之后举高薄刀瞄准铁链，用力的砍了下去。

“少主！”所有的老人全发出呻吟。

“放……放……咳……放心，我会救你们出来的。”她勉强维持脸上酷酷的表情，却被嘴上的烟熏得眼泪直流，看不清眼前的事物，还咳个不停，毁掉了女英雄的形象。

奋力砍了几刀，金属撞击时发出火花，在暗室内流窜着。她气喘吁吁，猛吸了一口气想振作精神，却忘记嘴上叨的烟，这么一吸气，烟全跑进胸腔里，她猛烈的咳着，几乎停不下来。

南宫扬在她后方摇头，终于看不过去的走上前来，轻敌仍旧咳个不停

的绫萝。“耍帅吗？”取过她口中的烟，以及手上的刀。

他将烟放进嘴里，微眯起深幽的眸子，俐落的一挥刀，地牢上的铁链应声而断。幽暗的光影在他脸上闪动，看上去恍如古代的神，让所有人心生畏惧。

绫萝咬着牙，好不容易顺过了气，站在一旁嫉妒的看着南宫扬。真不公平啊！她好不容易逮到的机会，却被他给发挥了，将掌声全抢走了不说，更显出她狼狈的模样。是不是该私底下跟他打个商量，以后最好将出风头的机会都让她？老人们颤抖的走了出来，心疼的看着那把已经敲击得刀刃卷翘的古刀。这是青帮的古物啊，连着上次那件嫁裳，绫萝已经毁掉了不少东西了。不过这一次没有人敢出面责怪，毕竟是为了众长老，绫萝才会私取宝刀的。

“爷爷，您没事吧？”绫萝走上前来，关心的看看祖父。

“我没事，周衍冉没有伤害我们，只是将我们囚禁起来，而他拿着冥王帖号令在豫园之外那些不知情的青帮部众。”前代冥王深吸一口气，低头看着孙女儿，视线往后挪，落在南宫扬的身上，老人眯起眼睛，端详了半晌，之后白眉才缓缓松开。“是你救了绫萝？”南宫扬沉稳的目光回视老人。“我不敢居功，绫萝本身也很努力，我们是互相配合。”实在难以将眼前这个散发着威胁感的男人，与先前那个慵懒的男人联想在一块儿，眼前的南宫扬，明显的是个出色的男子，从那双黑眸囊进射的坚决，能扫荡任何胆敢挡在他面前的人，更会亲手将伤害他亲人的人送下地狱去。

这么出色的男人，就是绫萝所选择的丈夫。当青帮所有长老们被蒙蔽时，她就执意只要嫁给他。

老人感叹又欣慰的叹息。孙女儿的眼光正确的，这样的男人才足以匹配冥王。

绫萝的视线在老人们身上转了转，弯弯的眉轻蹙着。“怎么没看到“道”字辈长老？他没跟你们关在一块儿？”谋害冥王可是大罪一条，她实在想不出帮老人开脱的方法。

老人们一径沉默着，前代冥王缓慢的摇头。“道”长老帮助周衍冉裹应外合，骗住了帮内的长老们。但是在周衍冉夺权时，他却是第一个遭殃的，就在众人面前被杀，用来杀鸡儆猴。”终究是数十年的老战友，对方的背叛让人心痛，而对方的惨死则让老人们感到悲哀。

地牢里有片刻的沉默，绫萝咬着唇。或许“道”长老的死亡是比较好的结局，不然他也无颜面对青帮的所有人了。帮规第一条就是不准欺师灭祖，犯了这条戒律是难逃一死的。

“那个男人不是周衍冉。”绫萝缓慢的宣布。

老人们吃惊的抬起头来，绫萝转头看向东方灭明，无言的要求他解释。

东方灭明微微点头。“周家两天前在宅邸内发现惨死的周衍冉本人，照尸体的情况看来，大概已经死亡好几周了。而在这段时间内，青帮长老们所接触的周衍冉，明显是个冒牌货。周家已经展开行动，准备逮捕凶嫌，想来歹徒大概就是那位假扮成周衍冉的男人。”他重复一次先前透过情报网所得来的资料。

绫萝扶着爷爷，率先离开地牢走入点春堂。“爷爷，那男人真的有问题的。”她强调，有些害怕长老们到现在仍不肯相信。

或许是因为经历了生死的风险，前代冥王难得软化了，没有驳斥孙女

儿的说法。

“你的眼光没有错。”他点头赞许道，视线再度落在南宫扬身上。“不论是对事，或是对人，你有一双能看得见真实的好眼睛。”他如谜的说道。

绫萝迟疑的看着祖父，衡量着所听见的是不是赞美。从小她就被祖父骂惯了，从来没听过老人家赏她一句称赞的话，今晚这一句算是最接近赞美的一句话了。不过她仍旧不满足，毕竟这离她所想要的承认还有一大段。

她希望老人们能够承认她有资格担任冥王一职，不过看起来，这将是一场很漫长的战争。

正待开口，点春堂的门却被打开了，门口站着的赫然是面带微笑的周衍冉。更令人惊骇的是，他手中挟持着一个人质。宫嫿柳被用抢抵住太阳穴，狼狈不堪的拖进点春堂。

“小柳。”东方灭明骇然的往前一步，却被南宫扬拦了下来。他站在原地，心中惊慌万分，却知道情况紧急，必须保持冷静。“你该死的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他发怒的问。

宫嫿柳喘了一口气，无辜的看着丈夫，手上甚至还拿着大汤勺。“这人趁我在煮豆浆时闯进家里来，硬是把我带来这里。”抢抵住柔软的肌肤，让她觉得疼痛。

“放开柳姊姊，一切与她无关。”绫萝站了出来，咬着唇面对眼前的危机。“你的一切诡计都被识破了，连周家都开始追缉，你以为还有可能逃出去吗？”温和的微笑慢慢消失了，阴冷的诡谲态度从眼眸之中流泄。他仍旧微笑着，却笑得让人不寒而栗，背后的阴影像是聚拢了许多的冤魂。

“真是让我惊讶，原本以为青帮的现任冥王只是个黄毛小丫头，没有半点的能耐，却没想到你会牵扯上南宫扬，更没想到你是块没有人注意到的璞玉，经过雕琢后，将会是极大的威胁。”他淡淡的笑着，将宫嫿柳推到身前。“当有情报说你们安然回来时，我就知道自己难逃此劫，所以特地去将东方先生的妻子掳来，好保我能全身而退。”南宫扬冷然的挑眉，与身旁散发怒气的东方灭明此较起来，他全身反而有着一股致命的冷静。在遇见最危险的事情时，那深埋在面具之下的真实才会出现，而他只想要保护这些人，尤其是绫萝。

“人总有自己的“逢魔时刻”，而阁下的也该到了，还不以真面目示人吗？雷先生。”他缓慢的说道，看见对方微微一愣。

更冷的笑容漾在唇边，手掌落在颈项处，拉扯掀开一层极薄极薄的人造面具，霎时间一张有着深刻五官的脸庞展露在众人面前。“是什么事情泄漏了我的身分？我还以为不可能有人看得穿我的身分。”混血男子年约二十五岁，深刻的五官十分实心悦目，一道浅白色的伤疤到过右额，让他失去了一只眼睛。他略微一挥手，一头黑豹咬着火炬从窗外窜入，轻巧的落在主人身边。

黑豹警戒的看着南宫扬，受过伤的左脚并未痊愈，在跳跃时有些跛。

南宫扬先是看看那头黑豹，露出了然的笑容。在森林中遭到黑豹攻击时，他就有所怀疑了。这种品种的黑豹根本不产于台湾。“你的眼睛，雷先生，你有着跟那头豹一模一样的眼眸，人可以改变外表，可以改变态度，但是改变不了眼神。”他走上前去，静默的看着这个男人。

听过太多关于这个男人的事迹，才加入国际恐怖组织“暗夜”没多久，就渐渐崭露头角，外界的流言纷扰，传说着那只绿眼可以在转瞬间决定人的

生死。传说中他极为年轻，手段却无所不用其极，身旁还养着一头同样危险神秘的黑豹。一个名唤雷厉风的传奇男子。

雷厉风露齿而笑。“真是该死了，竟遇见眼力这么好的人。南宫先生，您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我头一次来到台湾执行任务就遇见你，该说我幸或不幸？”他的声调是愉快的，就连听见豫园外喧闹成一片，那愉快的神情都没有改变。

多么可怕的男人，那邪气就如那头黑豹般，压迫着在场每个人。

“你假冒周衍冉是为了什么？”前代冥王问道，无法接受青帮被渗透的羞辱。

雷厉风追到门口，仍旧挟持着宫嫫柳不放。“久闻青帮的影响力无远弗届，我们想借用青帮的资源，成为冥王的丈夫似乎是最简单而彻底的方法，毕竟长老们很可笑的不相信青帮内的女人，却肯相信一个外来的男人。”他讽刺的笑着。

所有的老人羞愧的垂下头去，没有多言。这是他们的盲点，这些年来始终看不破的一个盲点，对绫萝的不信任，使得青帮险些遭到灭帮的命运。男人对女人总是不信任，老人对年轻人的轻视则是通病，总握着甜美的权力不愿意松手，造成旁人有机可乘。

“你逃不掉的。”绫萝低喊着，提起薄刃宝刀，冲动得想上前救人。

“是吗？”雷厉风讽刺的一笑，接过黑豹口中的火炬，顺手将宫嫫柳推了开来，还将火炬往绫萝的身上丢去。

所有事情在瞬间结束。

点春堂内充斥着男人的吼叫声，南宫扬冲向绫萝，将她抱离火炬的范围；东方灭明扑向妻子，将脸色苍白的妻子拥入怀中。火炬则错过原先的目标，掉落在一大片的红绸中，绸布在火焰的舔吻下开始燃烧，很快的火势逐渐旺盛，霎时间点春堂内已经烟雾弥漫。

“该死的，你就不能给我安分点？”南宫扬吼叫着。

绫萝愤怒的吼回去，“你早该知道你娶的老婆一点都不安分。”转过身去，她还想要追杀雷厉风，身子却被他抱得紧紧的，怎么也挣脱不开。

“放开我，我必须擒住那个男人。”“绫萝，潜龙难困于浅滩，雷厉风没有那么容易就被擒住的，你追上去只会受伤。”眼看火焰四处肆虐，他抱着她往外撤去。

“我要报仇。”身为一帮之主，怎能忍受有人到帮内撒野？甚至还杀了她帮内的长老。

但是她转过头去，却已不见雷厉风的身影。

“等待机会，总有一天他会再回到台湾来的。”他在浓烟中吼着，挥动手臂示意老人们跟上。

雷厉风则在一片混乱中，翻身出窗，动作如同黑豹般矫健，跃过无数个倒卧在地上的佣兵，打倒了数个前来支持的青帮弟子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一日一任务失败，他就绝不留恋。这是他首次尝到败绩，这块海岛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绿眼的男人带着诡异的笑容，在月光下，偕同那头黑豹渐行渐远。

豫围在雷厉风离去后，四处陡然燃起许多的火焰，看来是事先就被放置好的，雷厉风的心思缜密可见一斑。老人们先是吼叫着，像是无头苍蝇般，在点春堂内乱窜，最后终于拗不过南宫扬的命令，全都从半毁的点香堂中退

了出去。

精神中圣地毁于一旦，老人们茫然的站在火焰之前。

绫萝陡然想起香堂还在点春堂内，她惊呼一声，直觉的想往火焰中冲去。肩上一沉，手掌落在她身上。她转过头去，以为是南宫扬，正待开口解释香堂对青帮的重要性，却惊讶的发现，阻止她的竟是爷爷。“爷爷，香堂在里面，我必须……”前代冥王摇摇头，制止了孙女儿的行动。“旧的，就让它去吧！”他别有深意的说道。

古老的帮会，在这一夜有了些许的改变。虽然离真正的变动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，但这起码是一个开端。

最起码，这些男人看见了她的能力。

被遗落在地上的匕首，被“法”字辈长老捡着。他沉思了半晌，目光与所有的伙伴都接触过一遍，终于落在南宫扬的身上。老人缓慢的上前，态度庄严，将匕首放入南宫扬的手中。

“少主就拜托您了。”老人们微微鞠躬，转身往外走去。

绫萝瞪大了眼睛，愤怒冉冉从内心升起。她举步要上前跟那些老骨头说说道理，身子却被往后一拉，拉进南宫扬的怀抱里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悄悄的问，手中握着那把匕首。

她咬咬唇，不情愿的开口，“那些老骨头……”火气一上来，称呼也都回到先前，也忘了要用敬语，什么敬老尊贤也抛到九霄云外。“他们承认了你是冥王的丈夫，承认你是青帮的人。”她抱着他，挫败的感觉一切像是没改变。

“那不是你所希望的？”他温柔的微笑，暗暗发誓要守护这个小女人一生一世。

“不，不是，我是希望他们承认你，但是我也希望他们承认我啊！”她喊遭，接过匕首，思索了几秒后，原先的挫败倒是慢慢褪去。看着眼前的南宫扬，她的心是满溢的。

他被承认，是她欣喜的。或许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，男人掌控一切，而女人掌控男人，她还是可以在他的身上捞到一些些的上风。不过这可不容易，他聪明而矫健，拥有最完美的特质，怎会有什么弱点？弱点？绫萝的唇边绽开微笑，在燃烧豫园的火焰前，将南宫扬的颈项拉了下来，靠近他的唇边。“阿扬，答应我一件事。”“嗯？”看着怀里的妻子，他的眼光是柔和的。当她如此微笑时，他几乎会答应她的一切要求。几乎。

她的笑容更甜、更美。“我想要养狗。”她愉快的宣布着，吻上丈夫的唇。

歃血为盟，地老天荒。她有一生的时间可以跟随着他，让他宠着她、护着她，直到得到那些老骨头的承认。当然，同时也给他毫无保留的爱情，以及此后的生命，他是她的挚爱--他是冥王所挑选的最爱，冥王的丈夫。

《全书完》

